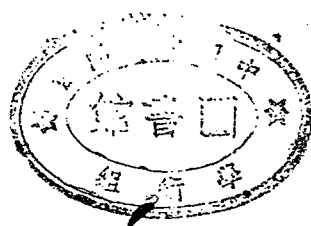


新 生 叢 書 之 十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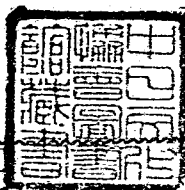
楚 風 創 作 選

楚 風 編 輯 部



新 華 出 版 社

165



新生叢書發刊詞

中國目下正站在歷史的轉換期，不管環境如何惡劣，不管阻碍如何重重，新中國一天一天地成長起來，是確固不移的事實。最近三十年來，中國所經歷的變革，不可謂不多，辛亥革命推倒了君主的專制政體，建立民主的共和國，可是這單是形式上的改革而已，本質上絲毫沒有新的變化，中國依然停滯在封建主義的階段裏。

民國十五年，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展開了打倒列強，肅清軍閥的大革命，於是中國對外意識到自已民族的存立，對內逐漸脫離封建主義，向現代化的途徑邁進。在這意義上，民國十五年的大革命，可以說是中國的飛躍。

然而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建築於原子論之士，它無視東亞——尤其中日兩民族——的運命共通性，從而同文同種的鄰邦却成爲個人主義的民族革命的第一個對象，最後釀成了這次東亞有史以來的大戰爭。這不得不歸咎於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的歪曲的實踐。

在過去兩年之中，伴着事變的進展，我國除自己以外，更意識到東亞，所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一經友邦提出，立即在我國引起廣大的響應，東亞協同體的理論，博得我國智識階級的普遍的共鳴。苟認東亞諸民族的精誠團結為建設大同世界的出發點，則民族個人主義的面影逐漸淡晦，民族協同主義的輪廓日益明顯的甦生中國，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上，不可不說是簇簇新新的。

新中國的建設如何迫切地需要國民的革新，不待我們贅述，本叢書的刊行即為適應這時代的要求，即我們想以最淺易的文字，提供新中國的新國民所應有的教養於一般民衆，使他們得從歪曲的思想和無智之中，解放出來。

我們幸而生在這歷史的大時代之中，我們更幸而在這歷史的大時代之中，得為文化建設運動的一小卒。我們不敢藐視自己的微小的存在，願追隨文化界諸先進之後，永為新中國而奮鬥。際茲新生叢書發刊之初，敢述蕪辭，以明所懷。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主編者

楚風創作選目次

新生叢書發刊詞

不平凡的角落

荼蘼架下

春·夏·秋·冬

蘇威士

故鄉

虎兒

大風裡

當大事

夜街頭

年青的孤獨

毀滅

黑的精靈

櫻子姑娘

父女

九瀟

靜琳

白村

金流

趙夷夫

司徒望

漾然

九濤

王失

蕭卓

陳衡

王再湘

蔡冷芳

巴實

不平凡的角落

月兒剛從東方昇起來，穿過幾塊稀稀落落的破雲頭，從參差不齊的破爛了的屋頂上照出來，乳白的光落在正對面的樓窗上，就成了一大片破缺了透亮的白色。什麼都是靜悄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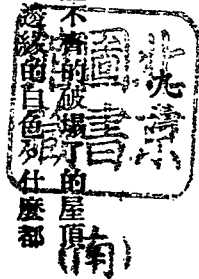
鬍子大爹拖着粗肥而滯重的腿，拐過牆角，走進××街，他心裏這時候非常輕鬆，像有一件甜蜜蜜的東西融化在心裏，短短的鬍子蹺着，時而往上動一動，大嘴唇一橫，獨自笑了一下，又摸一摸荷包鼓起的地方，心裏彷彿甜得更厲害。

平常他是很沉着的，今天却衝動得厲害，一脚一脚像蹣着棉花團，粗大的手掌總會不自覺地觸到荷包鼓起的那塊地方，馬上忘掉自己是一個有鬍子的人，整個心情已回復到少年狀態了。

「我的銀福嫂，格臭婆娘，今天該不罵我老騷貨？」鬍子大爹正想到出神處，腦袋往前一磕一磕，忽然地停住了脚步，熟稔地敲着一個人家的大門，心裏準備好了快樂。

「開門來，銀福嫂……：……是我！」

「不是你這老雜種還有誰，等的老娘心焦了！」一個女人的聲音而故意裝做那麼嬌滴滴的，破碎的月光已經從樓窗上瀉到大門頭。



在屋子裏。

鬍子爹三杯原汾落下肚，頓時火辣辣地煩燥起來，臉皮雖然皺得像橘子壳，但是精神還十分健壯，不像上了六十歲的人，胖胖的身軀坐在紅木桌子傍，像一尊大佛，一叢花白鬍子下面的厚嘴唇裏，不住咻咻地出氣。

別亮了的煤油燈，照着屋子裏不十分黑暗，銀福嫂拐着小腳從廚房裏走進這屋子來，手裏捧着一大碗鬍子湯，放在紅木桌子上，接着吹一下手摺。

「鬍子爹，莫喝了吧，看你醉得這鬼樣，我喊你爹，好罷！」她拂一下衣襟挨着桌子坐下。

「格雜種，老子要喝，喝醉了好耍瘋……啊，妳剛才爲什麼喊我是爹？……啊，再喊一聲看，喊一聲看！」

「爹，爹，爹，折死你這老狗的！」

鬍子爹大笑了，笑得鬍子直往上躡，兩片臉皮鼓成兩堆肉球，他猥褻地拍一下銀福嫂的肩膀，嬉笑一會，又縱聲地大笑起來。

「乖乖，妳曉得老子今天高興了，打酒煨肉侍候老子，……哈哈，老子無錢時候，就把老子請狗娃，乖乖，啊啊啊，妳還講什麼情深義重，啊，啊，……」

銀福嫂狠狠地瞪鬍子一眼，抿一下嘴唇，像有話要說出來，但又忽然忍住，竭力的吞下去，幾年來的生活的悲劇，重疊又幻演在她的心頭，像一個小甲虫在心裏搔抓，酸溜溜還有點怪疼，禁不住一顆淚珠迸出眼角。

她想起家裏的跛子丈夫，和兩個小仔，不禁腦子眩暈起來，像墮在雲裏霧裏，只怪跛子丈夫不中用，養不活堂客，還逼堂客在外面掙幾個錢帶回家去用，她想起自己從二十幾歲出來替人家，替人家梳頭扯臉，還有……啊，那些醜陋的歷史，她不敢再往下想去，八年了，如今人老珠黃，落在鬍子手裡，由他搖擺，還不是看在他那幾個臭錢的面子上，不然……

這些過去的現象，又在她腦子裏跳躍起來，她不禁有點憤怒了，哪個人不是爹媽口裏的乖乖寶寶，哪個人又不是血肉做的，如今這樣「下作」，走不到人前，站不到人前，她咒祖自己的八字不好，沒交好運，她倒從來沒有恨過自己的跛子丈夫，因為那是命，那是天做成的。

她又狠狠的盯鬍子一眼，夾一筷子榨菜炒肉送到嘴裏，不自然地送給鬍子一個眼風。

鬍子醉了，眯細了眼睛像一條線，腦袋一點一點地望着銀福嫂，撈着舌頭還哼唧

調調：
「月亮一出照樓梢，……打個呵欠神……哎喲……哎喲……我的郎哎喲……」

鬍子粗大的手掌，落在銀福嫂的肩頭，啊啊地直是笑，他覺得從來沒有過今天這樣的高興，幾十年了，闖江湖，跑碼頭，穿過多少紅的綠的，吃過多少香的辣的，如今上了年紀，也應該快活快活了。

「噫！噫！……妳曉得我這一趟從沙市帶來一筆貨，多麼子危險啊……」

：船走內河繞圈子……：嗯……大江不能走呀？……：船到……：啊，記不得是什麼小落地了，……：哈！十來個土匪攔了船，大刀子還有盒子砲……：嚇，差點沒有給戳一個透明的窟窿，……：又鬧過一個老命……：貨？哼！那還怕被他們抄去，我也不在江湖上跑咧！」

銀福嫂順手一甩，把攔在肩上的粗手掌給撒在一邊。

「莫談了！氣死人，你這老雜種有一丁點良心？你賺了黑錢千千萬，沒有買一塊熱茸膏燙燙老娘的心，哼，你這回賺的錢，替鄉下老堂客蓋瓦屋，打金鑄，怕我那樁事不曉得，那樁事不清楚，老娘看見你一點廢事不？」

銀福嫂越說越有氣，筷子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擱，索性掏出手帕揩眼淚。

鬍子一下給楞住了，睜着一對大紅血絲眼球骨碌碌地直翻，重新又把粗手掌搭到她的肩頭，嬉皮笑臉地說：

「咳，咳……：莫，莫生氣呀，乖乖，黃金如糞土，人……：人義值千金，……：你我們感情不是一天的呀！……：啊啊……：」

隨這一回狠狠地甩掉肩上的粗手掌，「碰——」桌子一拍。

「說大話，用小錢，你這老雜種，老滑頭，老不講臉的東西，哄老娘幾多年，你用了一千八百在那個身上？……：講感情，講情義，肚子餓了要飯吃，身上冷了要衣穿，一句古語：『偷人養漢，穿衣吃飯』。老娘看上你這老雜種麼事？你是小白臉？哼！該不要老娘倒貼呀？」

鬍子酒氣直往上湧，肚子裏愈加火辣辣地煩燥起來，一根根鬍子氣得直跳，臉上

兩堆肉球也平坦下去，但他還不好發作，以酒裝瘋地依然又笑了起來……

「噫，噫，……總是錢呀錢的……老子三十五十沒用過？……花花綠綠的裏子不是往妳手裏塞？……錢，頂好不要錢呀錢的……錢……錢……錢……錢算得什麼？……啊，啊……真生氣，乖乖……」

「不為錢爲什麼？打開窗戶說亮話，老娘要的就是大洋錢，沒有錢的莫上門！」
銀福嫂牙齒一咬，臉使勁一偏。

鬍子酒氣給氣醒了，粗手掌由桌上拿下來，不防一下觸及跛起的荷包，這才心裏一橫，「蹶——」桌子拍得比剛才的更響，短鬍子蹶上天！

「把媽媽×的，妳把老子當爬頭（意即豬鬃），老子怕鬼，……哼！還當了十八歲的黃花女，俏皮流了！」

「老娘還怕什麼鬼！朴倒兩塊屁股，仰倒兩塊麻皮，什麼鬼都不怕！」她氣得喘噎噎，兩個乳峯波浪似地一起一伏。

「好，好，老子瞎了眼睛珠摸上了你的門，好好，算我這老狗×的背了理！」鬍子唏唏啾啾地說着，一股酒氣直往嘴外衝，忽然又像忍不住地猛力拍一下桌子：

「哼！老子有錢那裏不能玩，莫把自己看得太俏皮！」
銀福嫂這一下氣得急，撲通撲通的一顆心像已跳到喉嚨頭，突然朝鬍子面前一衝，壁面地立着。手指戳點着鬍子的鼻尖，順着空中平形繞過半圓圈子，指着房門外！

「滾，你這老雜種跟我滾出去，老娘不含糊你這老東西！」
鬍子突地一下立起來，「噤——」唾一口涎，提起脚步向外走，頭也不回，打開

大門筆直往月光下破街道中走去。

她不提防鬍子真的會抽身就走，瞪着眼球望不見他回來，這才拐着小腳走到大門口，街上冷靜得怕人，陰森森地連條狗都沒有，月光從對面頹敗的瓦屋尖上灑過來。

銀福嫂狠狠地把大門門上，又拐着小腳走到屋子裏，屋子冷清清地，桌上的雜亂菜盤，筷子掉在地上，她剔亮一下煤油燈，心裏像失掉一件東西，她拐到床面前坐下，心裏頓時迷惘起來。

她開始覺得幻滅了，一切的一切都這樣幻滅了，這世界上的什麼都與她無關，什麼都離開了她，什麼都拋棄了她，甚至他死去的爹媽，以及的跛子丈夫，她的大兒，她的小兒。

屋子裏也漸漸黑暗起來，她心頭蒙了一層憂鬱，剛才的怒氣像一塊冰似地在她心裏融化開來，心裏是一片冷，漸漸地，她整個身子也好像墮在冰窖裏，周圍的溫暖，已經離開她很遠了。

她的思想也隨着遠了，遠了，像一陣烟似地遠了。

她的跛子丈夫的窮苦像，大兒小兒也號叫起娘來，一切景象魔術似地演在她的眼前，忽然她的眼睛冒金圈，一切景象都不見了！

啊！她的跛子丈夫在鄉裏吃什麼？還有她想替她兩個兒子做的新棉袄新棉袍，換得兩個天真的圓圓的笑臉，這是多麼快樂啊！

但是，一個石子從她腦海沉落下去，她覺得這世界對於她太殘酷了！

她朦朧地倒在床上，祇是朦朧地，她好像看見鬍子大爹又來了，她低壓着聲音

悔似地說：

「鬍子爹！對不起啊，剛才是我挑逗了你!!!」
猛地睜開眼來，屋子裏依舊是迷惘與憂鬱！

一九四〇，十，三。

茶 藤 架 下

靜 琳

月光照上了茶藤架，

月光爲我披上輕紗，

月光步進了牡丹亭，

月光洒遍了海角天涯！

海角天涯，海角天涯，

何處是家？

何處是家，

干戈四起，絃斷琵琶！

憑着欄杆，貂蟬姑娘看着亭下的一灣流水，被月光鍍上了一層銀色，鄰鄰地漾起

千條蛇影般的微波，心裏也差不多給如水的月光浸透了，於是低聲地唱了一支歌。

「真是難得的幽靜恬美的夜色呀！」她想：「這支歌也非常動人呢，不過，主人

爲什麼做了之後，總不叫自己唱呢？這真有點奇怪！」

主人王允是一位高貴的政府要人，因此很少有閒空來製歌，平常差不多是叫貂蟬

自己做了，配上譜子，在寂寞的時候唱着解解悶就算了，那一夜，王允似乎爲了什麼事情興奮得很，哼哦了半天，就在燈光下寫了這支歌詞，又立刻催着配譜子，強貂蟬唱了一遍，可是，剛剛唱完，王允却悄悄地垂了淚，不耐煩地說：

「好了，好了，以後不要再唱這支歌！」

貂蟬覺得平常主人說話是非常溫和的，很少有煩燥不容氣的時候，尤其是對自己，更少有這樣的事情，因此，貂蟬就以爲主人待她實在是和自己的女兒差不多，而她也就格外地順從着主人；可是，今天却例外了，甚麼緣故呢？貂蟬並不敢去問，只有答應着退出了。雖然一方面也爲這支短命而動人的歌的命運十分惋惜。

今天，貂蟬聽說主人赴宴去了，便偷空跑到花園裏來看月，情不自禁地將這支歌唱了好幾遍，這已經是第五遍了：

何處是家，

干戈四起，絃斷琵琶……

歌聲在寂靜的夜空裏，環播散着嘹亮的尾音的時候，突然王允站在貂蟬後面拍她的肩，她吃驚地轉過頭來，王允一個清癯蒼老的影子，便霍然躍入眼簾，接着一串沉重的悲愴的音調顫動起來：

「貂蟬！我不是囑咐過你不要再唱這支歌麼？」

「不，主人，這支歌很不錯呀，我歡喜它，我要唱！」月光稀微裏，貂蟬並沒有顯出主人懊惱的樣子，撒嬌似地說。

「唉？真不聽話！」王允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

「主人！告訴我，爲什麼不叫我唱呢？這支歌是這麼地動人，這麼地悲涼！」貂蟬裝着不高興的樣子，但又彷彿發現了一個幽美的詩境，興奮地說：「而且這支歌裡是充塞着這許多愛國的氣氛，像一串艱澀的哀怨的嘆息，像原野裏被沉悶抑壓着的風的嗚叫呢！」

說着更走近了主人：

「我唱着，就彷彿覺得有一位愛國愛民的大人物在對天垂淚，看月傷懷，真的，我的主人！這支歌感動了我，深深地感動了我，使我知道現在不再是調弄絲竹管絃的時候了，干戈刀兵的禍亂，遍及天下，失家流離的可憐的老百姓們，正不知道怎樣地活着！主人，不是麼？一定有許多人家爲了戰禍，將歌舞昇平的琵琶埋葬在灰塵裏了，也許老鼠偷偷地嚼斷了久不彈動的琴絃，呵，主人，我彷彿就看見這麼一幅淒涼的圖畫了，我爲它流了淚啊！」

貂蟬興奮得雙頰上都浮起了紅雲，鬚髯披垂着王允厲斥嚴誦。

而且，這不是你親手製的歌詞麼？你不是立刻就叫配好譜子，催着我唱給你聽麼？但是，現在爲什麼不叫我唱了呢？你告訴我，主人！請告訴我！」

「好，好，你唱吧！你高興就唱吧！」王允頹廢地背着手，憂鬱地在亭上來回的蹣跚着，他滿腔的愁苦，都堆在佈滿皺紋的臉上，時時不安而惶惑的眼光，從眼睛裏射出來，顯然地他並沒有心緒回答貂蟬所說的話，簡直地說，他恐怕除了貂蟬所說的「我爲它流了淚呵！」以外，沒有聽清楚什麼，因此，只想簡捷地打斷她的話頭。

「主人，你怎麼常常這樣不高興，常常這樣憂愁？你看，你的頭髮更加白的多，

連鬍子也都花白了，你的額上皺紋也更密了，還有你的臉色是多麼地憔悴啊，我看你這些時是沒有好好的休息過了，唉！你怎麼不言語而且流起淚來了呢？主人！」

王允近來確是十分苦惱，這苦惱他不曾對任何人訴說過，並不是他不願意傾吐，但是他覺得沒有人配知道這些事，而且沒有人懂得這些，今天的宴會，顯然給予了王允更大的刺激，因此他差不多忍不住的要哭了，同時，貂蟬的歌聲，更使他增多了一層感觸，他沒有意思回答一個歌女的話，雖則他對她是很關切的，他以爲一個歌女不過是被象養的一個生物而已，但是因爲這樣，他覺得歌女們實在是太可憐了！

「歌女們能知道什麼，唱歌算是她們永遠想着的事吧！」王允極是這樣太息着。問題沒有歸宿，貂蟬惘然的將她的主人獨自個兒撇在亭上，悄悄地下了亭子，折向一條鵝卵石的小徑，主人的煩惱，幾乎也令她引起了無名的苦悶，她踟躕却步，不禁傍着徑旁的茶蘼架下仰首長嘆。

清月從盛開的荼蘼花隙裏，篩下細碎的光，印在貂蟬的頰上，更清晰地現出了一個少女特有的哀怨，這哀怨並不只是屬於她個人的，然而她更排遣不去。

王允爲這長長的嘆息所激動了，於是便下了亭子也走向茶蘼架下，他不是跟踪着貂蟬的，却是爲了這兀突的嘆息聲，帶來了同情，他想看看站在那裏嘆息的是什麼人，連拐杖也拋在亭上就匆匆地走來了。

遠遠地他就看到了貂蟬站在那裏，於是一個想念立刻在心裏明亮起來，他意識到這個女孩子是已經不小了，因此覺得她的嘆息並非無因！

「是的，已經是擇人而事的時候了，那嘆息正是苦悶的發洩呢！」他原諒她，在

這個雖然是深如海的侯門裡，也關不住她的心，他這樣想着，便柔和地走近貂蟬身邊說：

「怎麼了，不高興了麼？」

「不，主人，我有什麼不高興呢！」

「不是我剛才說了不客氣的話麼？」

「不，不是的。」

「那麼你爲什麼嘆氣呢？」王允於是兜到本題上來了：「你有什麼意思說給我聽吧，我是什麼都不會拒絕你的。」

「不，我沒有什麼意思，主人！你或者想錯了，」貂蟬知道主人說話的意思：「只是，……」

「只是……」王允更懷疑了；「只是什麼？」

「只是我看見近來你整天在那兒憂鬱着，像有什麼心事，而且也異常憔悴了，雖然我不懂得什麼，可是也爲主人擔心呢！」貂蟬說。

「哦！你是爲這件事，可是，你不懂得的。」王允雖然覺得貂蟬的親切是很難得的，然而他不願告訴她這一些令自己憂鬱的原故，實在也沒有必要，他想。

但是，貂蟬却急於想知道這些。王允被她糾纏至於無可奈何，而且他也需要發洩，於是便向她述說皇上虛弱的事，述說天下大亂，黃巾賊起，羣雄割據的情形，述說董卓奉召入長安以後，飛揚跋扈，威脅帝座的逆行，更進一步說到董卓今天集百官的宴會：

「這簡直是比十常侍更奸惡的傢伙，他有重兵，他握有政權，他想滅亡漢朝，他竟是這樣喪心病狂的人，而且，他簡直不把百官放在眼裏，是的，他連皇帝都不放在眼裏呀！」

一串憤懣的詞句完全毫無顧慮地給加上了，王允忘了他是當朝掌握着生死之權的一品太師，無忌的諷詞，趁着在家裏的時候一齊傾瀉出來了！

「今天我們吃酒的時候，捉到一些亂兵，你說他是多麼地殘暴，簡直像一頭沒有人性的野獸，他將那一些人竟命令侍從當衆剝開胸膛，或者剝出眼珠，或者斷手斷足，他像在我們面前示威！」

說着，說着，王允額上的青筋都暴出來了，雙手捏得緊緊的，真不知道是應該怎樣發洩這憤怒。他更告訴貂蟬：國家的顛覆，只在董卓一反掌之間，社稷的安危，是完全繫於是否能夠打倒董卓這件事情上了。

「但是，我沒有兵，沒有權，怎樣去進行這一件關係於整個國家的命運的大事呢！」王允讓無底的憂愁結束了這一番話。

於是，王允與貂蟬同聲嘆了一口氣。同時都有一股悲憤的情緒在激蕩。

「主人，即使我是一個無用的女人，一個卑微的人，可是，我也會想到國家的利害，也會担必到國家的安危，主人，在這個時候，你真的不能想一個法子挽救一下麼？」

一種異常銳利的希冀的眼光，直透進了王允的內心，他激動了，他因為貂蟬的話感到了一種搖盪，「真的堂堂執司徒，不能看顧一個弱女子的希冀麼？」他覺得頭定

的計劃，由於貂蟬的熱烈的同情將獲得更光明的希望時，不禁緊握住了貂蟬的手，要求她能爲國家的前途犧牲自己。

「主人，我一定這樣做，主人，爲了你的恩惠，我已經應該犧牲了，何況是爲了國家！主人，我一定這樣。」

聲音是超過一個女子所能有的堅決。

「貂蟬，你真的肯這樣麼？你真是一位偉大的姑娘！」王允感激的淚水，盈滿了眼眶，他看見貂蟬如一位莊嚴的女神石像，堅決的面孔泛開一點微笑，有毫無一點疑慮的一種純真的熱情在充溢着。不禁以至性的讚語，爲貂蟬姑娘加上了光榮的冠冕。

茶藤架下洒下的破碎的月光裏，一個堅決的計劃孕育在他們互相默視中，國家的前途在他們眼前閃開了一綫光明。

春。夏。秋。冬

白村

琳：
是秋天了呵！

我想你是會拾起一片落葉的，或者在你的手中，是嬌豔的緋紅色的葉子，於是你遂珍貴地撫愛着它了，而我則是捧着萎黃的枯葉，徘徊在另一個萎黃的枯夢裏！

對這萎黃的夢，我也還是仔細地塗上憐惜的顏色，因為這是你給我留下的呵！雖則你是早已忘懷了。

每個秋天的朝晨，我不是常爲你誦着隔日的一段日記麼？於是，我們都迎着淡淡的陽光笑了，是充滿了新鮮的年青的活意的笑呢！

讓我再來爲你溫習一段吧，我是在這百葉窗下，攤開藍色的日記，而脚下也正有一兩株你撫過的風仙花。

是一九三六年呀！一個溫馨的年代呵！

十月天，輕快的日子——十三日。

秋陽照着的，有飄洒着的風，暖和袒開溫柔的胸了！

原野裏，我們追逐一羣白羊，遂將食盒拋在深草裡，迎着風，柔細的髮散着康乃馨的氣息，琳一個天真的孩子嬉地喘吁着，我們挽着臂，那激盪的起伏，從琳的胸前

震開了，我的心乃同樣地跳躍着。

——不吃累麼？琳！

撫着縣羊的角，我看琳興奮得疲倦了！

——多純潔呀！一片白的羊羣。

我笑了，完全是孩子氣喲！我乃更感到一陣純潔的熱情的沖激了。你也是一個純潔的姑娘呀！我想着。但是，我將這句話深深地藏在心裏。

我們席地坐了。

——秋的原野，像一個豪爽柔情的母親呵！

——我說像一個活潑健壯的姑娘呀！孩子般的。

琳的臉剛從追逐裏褪下的紅色又染上了，紅馥馥的，蘋果味的嬌靨呢！我的眼睛

像遇見吸鐵石！

琳不好意思地扭轉了頭：

——有什麼好瞧的呢？

我向她的耳邊輕輕地送過躍在口邊的話：

——我愛瞧你這可愛的小貓呀！

琳輕輕地抿了嘴唇，隨即以指攔唇地——噓！

——不害羞麼？這麼大的一個孩子！

她站起了，我們偃着再走向更遼闊的地方，那邊有淡淡的黛色的山貼在天邊，兩三叢矮樹圍了紅瓦的小洋房，遠遠的像愛人的小狗蹲着了。

——嗶！我們的吃的東西！

琳跑去抱住了食盒，她給我一包巧格力。

——巧格力有點苦澀味呢！

我蹙扭地沒有伸手，她將它放在我的嘴裏。

——年輕的孩子，多嚐點苦澀味才好哇！

暮靄送走了我們的背影，吞蝕了一剎那年青的歡笑。

琳！我正吃着巧格力呀，你要我吃的，我將永遠嚼着，雖則如今更苦澀了。我再給你讀一段吧：

十二月，乾燥的天氣呵！但是有北風在吼了。

窗子放下了帷幕，屋裏亮起紅色的燈來了，琳給我帶來的，紅色的燈泡呵！她說

是嬌媚的光輝，於是我讓這嬌媚的光輝罩着我們了。

白煤在爐子裏掙紅了臉吧！我們圍爐刻着花生。

默默地我們有了老年人的沉賦了，但我終是勉強硬朗了哽咽的喉嚨：

——你說年輕的孩子不應該有憂鬱的呀！看你。

——我？你自己在流淚了！

琳用絲巾拭了眼角，明朗地笑起來了，還是一臉的天真，且爲我拭去了淚！

——笑吧！笑吧！你一個男孩子更比我懦弱呵！

於是，更輕柔了低低的說：

——傻孩子我只是回去一次，春天裏我就來了！等着吧！等着吧，我會騙你麼？琳拾起火箝在火爐盤裏劃字，抬起興奮的頭：

——明年，明年我一定比燕子先來了！

她拋開了花生壳，走向鋼琴邊，鏗琮地彈起來了，一片嘹亮的歌聲，充盈了滿屋燕子呢喃般地，我有了春的滋味了！

琳！

我靠在鋼琴邊，看着琳活潑的影子，更加深了憂鬱的顏色，這是一隻愛人的小貓的。阿！縱懷去了，會不會投入另一個懷抱呢？我記起了巧格力是苦澀的，而愛也是苦澀的。遂大聲地叫了，我怕會失掉她。

琴聲陡然像斷了綫的風箏，劃然停了，一對黑而柔美的眼，驚愕地盯着我。立刻琳意識到這是怎麼一回事。笑了，又笑了。

——真的不能相信我吧！

按着我的肩，我們的眼都潤濕了。

子了！

但是，琳呵！我的淚還沒有乾，你已經用你的柔媚的眼，飄向另外一些年青的孩

春天，得上了燕子尾了，琳沒來。

一封封紫色的信，馱負着紫色的娟秀的字，多柔媚的字眼呵！我狂囑了那一絲絲

我催琳快來，可是琳說她自己病了；於是我每天向着窗前提掠過的燕子祝福，不能使小貓像燕子般地輕捷的飛來麼？

我放了一些憂鬱，苦悶的鴿子帶着自己的心去了。然而，回來的總是：

——該耐心地等着呵！我需要休養的呀！

澆潦草草的。我讓一些希望的夢來安慰着了。

天天我傾吐了紫羅藤花般的句子，都是從心底溫馨裏揭出來的呵，我都把它們獻

給琳了，我的命運也是她的！

於是我耐心地撕着日曆，耐心地站在窗前，可不忍再走向春的原野了，那兒埋着

一塊巧格力的故事呵，我怕自己將真的是嚐些苦澀味的傻孩子！

讓我再蒙上淚眼讀這一些吧：

x

x

x

鼻尖沁出汗了，小貓在窗外嬌慵地洗着臉，我還等着一個活潑的嬌憨的小貓哪！

我的心上有比太陽更熱的餓能飽然了。

走進美的冰室，也是飄飄地，白色衣服的人說：

——你的琳小翅不來了呀？

自己清理着：

——是垃圾窩呀！

她說起來攏着頭髮，可是，燕底也如垃圾堆了。

回來，我就提起筆了，我寫：

——琳呵！我是一個人吃着冰淇淋哪！

沒有回音了，我學着頑皮的孩子，將信當小石子，天天拋向長遠東流的江裡了！

於是，我焦急，有火燄色的焦急呵！伏着案，我寫罄了三瓶紫色的墨水。

——櫻大哥！琳不來了！

朋友將我尋拉向舞場，是風扇的夜裏呵，他這樣鄭重地告訴我了。他說我不該使着優勁寫呢！

——是的麼？我不能相信哪！她說她需要休養，她叫我耐心地等着呢！

朋友笑了，他斟滿了一杯香檳：

——琳結了婚了，一個朋友說的呀！

於是我將面前一杯香檳傾進嘴裏，我不說話，我記起那苦澀的巧格力了。

一夜旋轉在舞池裏，他說我醉了，夜裏睡在綠色憂鬱的燈光下了，明天。

天苦着臉的日子吧！琳從杭州寄了紅請柬來了！

謹詹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結婚請

觀 禮

沈 鶴

陳 佩 琳

謹 訂

杭州湖濱旅館

我將它當作像片吻了一下，裝幀在精美的框裏。

於是，我心底有一個美麗的泡沫無聲地碎了！

×
又是秋天了！

我還是等着呵！等着一個活潑的小貓像燕子般地飛來，可是，琳，我知道你拾起了一片緋紅的落葉了，而我所持的顯正是萎黃了的枯葉呢！

我執意地闖了藍色的日記，我不再怕你惱了，你是忘去了這一串珠子般的夢啊！而你正珍貴着你那紅葉！

雖則你早說我們只能作朋友，而一直沒有來信，我却只說你是：

——該耐心地等着呵！我需要休養的呀！

於是，我向這一點墨跡囁着那有苦澀索的巧格力了。

——一九四〇，秋。

蘇 威 士

金 流

「天明與我沒有關係，夜晚失眠的結果，晝夜便顛倒了，但是我總還是活着，並沒有因為生活無調度，喪失了生命力，那末，我又何苦自尋煩惱，硬想將生活改變過來，唉，隨他去吧！」

朋友們都說我頹廢了，我只一笑了之，我能分辯什麼呢，我不能像小布爾喬亞型的年青人，早起到公園裏散步，呼吸新鮮空氣，晚來跳一回舞，然後哼着華爾茲的調子入夢；他們有他們的世界，於是在我的日記頁上這樣寫着，我說：「我或者要倔強地這樣活下去。」

然而，在第二天——近來常與我走極端的朋友來了，他有名字，我們第一次會面的時候，我接受了一張非常光潔大方的名片，寫着：

「蘇威士，浙江。」

我的朋友只有他是第一個浙江人，但是他說的話並不難懂，原因是他曾經旅居北平好些年，一進我的房，他就操着不很純粹的北平語說了：

「我沒有看見過你這樣懶的人！」

他說的時候，我正睡在床上，距我入睡的時候，差不多只僅僅兩小時光景，朦朧

地聽門開了，又朦朧地聽到他說的話，我便知道是蘇威士，我有倔強的脾氣，固執，不服輸，馬上我就抗辯着：

「我夜晚工作的時候，你們都還在做夢哩！世界上有比你們更懶的人麼？」
但是他不同意我的話，大步躍近我的床前，一手給我掀開了被褥，得意地格格的笑起來：

「我要一個事實的答覆。」

我揉着困倦的眼皮，翻身跳下了床，我將昨夜寫的那日記着催着，我該：

「蘇威士！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對於早晨到公園裏去散步，實在感不到興趣，而且我沒有牛乳可以吃呀，而且，你看這早晨實在是太寶貴的光陰，我不能不睡，我的答覆都寫在這裏了！」

我將日記本塞在威士的手裏，重複睡下。

「晚安！朋友，你可以到公園裏去了，爲我向在公園裏的紳士們問好吧！」
我感到一點勝利的愉快，我不知道微笑在我睡夢裡延長多久，然而我知道在夜晚就會完全消失得沒有踪跡，那是必然的事。

二

蘇威士的確是一個很好的朋友，他有紳士的風度，溫文爾雅，他說話很漂亮，詩人似地，並且常常助以動作或表情，如果舞台上需要他做小生，也許是一個好典型；如果我們不生在兩個不同的環境與生活裏，我相信決不願意和他有什麼爭持。

其實蘇威士對於女性更有一種溫雅的樣子，但對於我們不同世界的人，却也有十

勇頑固的性情，他想同化一切不同於他的人，這野心我開始察覺到的時候就不難爲他憂慮，因爲我怕他會因此得到過多的失望，可於他畢竟是少有的怪傢伙，他永遠不失望，而這樣的野心，更漸漸地龐大起來；甚至於從我着手在實踐他的手段了！

這是我不能辦的事，可是仔細一想却完全不同了，他那樣野心所向的地方，從沒失敗過，在我們周圍的朋友們，都被他征服了，他們一同去公園，一同吃早茶，一同跳舞，他們都說這新的生活是規律的生活，祇剩下了我，依然頑固地夜裏工作，白天睡覺。

「哦，這樣地就想使我也一樣地屈服！」我推斷到了結論，却不禁莞爾笑了，我自己相信，我決計不被任何人所屈服，我寫了一張字條貼在桌上。

「別人的意志永遠不能成爲我的意志。」

以後我便用這樣的方策，對付有領袖野心。有教士野心，並有同化別人的野心的布爾喬亞的蘇威士了。

第一次我就勝利了，我看見他悄悄地離開了我，便立刻跳下床拾起他氣憤憤地丟下的我的日記。我覺得我是不容易被征服的人，笑了，我自語着：

「朋友，你畢竟是有意志的人呀！」我吻了自己的日記本一下，珍重地放進了抽屜。

這應該是我所不快的時候，轉連幾天，蘇威士依然來了，來了便坐在床前的椅上，不說話，只沉默地讀我的日記，我想也許他在寬取我的生活的矛盾點，乘虛攻擊吧！我對於這位與我同樣有倔強的怪性的朋友厭惡了，即使是沒有入睡，也不去睬他；奇

怪的是他竟放棄了早上到公園散步的功課，而到我這裏來。

有幾次我想請求他出去，有幾次我想向他說明：我們實在是兩個世界裡的人，但是我仍然嚙下去了！

蘇威士照常來，我照常睡覺，我們中間不交談一句話，但我在日記本上發現他的筆跡了，他說：

「當你晚上工作的時候，看見這日記裏我的字跡了，是早上留着的字跡，你不感覺到早上的光陰在睡眠裏是白廢的麼，我的朋友！」

我立刻忿怒了，我忿怒蘇威士對我不住的伺隙，我拿起了筆，給他留下了這樣的話：

「朋友，當我深夜工作的時候，同時並看到你的字跡，你不覺得這夜晚寶貴的時間，也是一樣不能使它荒廢在睡眠的裏面麼？」

翌晨，我躲在被褥裡等着他，想觀察一下他沮喪的表情，但是我失望了，世界上也竟有和我一樣倔強的人嗎？

三

一個朋友來說：「蘇威士病了，在萬國醫院！」

我想我們雖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裡的人，但是我們在超然的場合裏仍然是好朋友，我覺得應該去看看他，夜晚，我到萬國醫院去了，但是我沒有看見蘇威士，他們說夜

晚是任何人也不能見的，我只得退了出來。

我寫了一封信及買了一束鮮花，放在醫院的門房裡，我囑咐他在夜間必須爲我送

張，我怡然地回到家裏。

「蘇威士，你以為我必須要在白晝來看你麼？看我的信或者花吧！」

我的信上寫着：

「朋友，聽說你病了，但醫院夜間不容許我見你，只得向你鄭重地道歉了！」

「我不會忘記朋友，我將我的熱誠的友情寄在這墨水裡，同時我祝福這一束花在你喜上公園的早晨，和你愉快的相見，有可能的話，我仍然是夜晚來見你，不過我希望你能在夜晚病愈的時候，馬上出來！」

我不知道這樣的個性是怎樣養成的，但又立刻為這倔強的個性而驕傲了！

蘇威士大概不能給我寫回信，以後我沒有聽到他的消息，我忍耐不住了，我幾次想去看他，但是，我想請我不能使自己的意志受別人的限制時，我又靜默了，我想我總有一天能見到他。

我知道這是一個陷阱，蘇威士野心的陷阱，他想以友情來引誘我白晝裏出來，但是我

我知道他應該失敗了，我不禁為他嘆息着說：

「可憐的人，你又要失敗了！」

以後，我再不去問他的事情，關於蘇威士，我有一個月光景不曾提及他，而更沒有一個接近他的朋友邊後，我索性將這頑強與我相同的人丟開了。

「我們終是不同的世界裏的人，他倔強，我甚倔強，但他有野心，而我從沒有使別人也和我有同樣生活的意思，像蘇威士這樣，總有一天會完全對我絕望的吧！」

在一天我想起蘇威士的時候，我這樣地寫在日記本上，這上面永遠留着兩個各走

極端而有倔強個性的朋友的痕跡，如果我珍重它，它將永遠不會消失。

四

一個春天的夜，蘇威士突然來了，他說他要離開漢口，立刻乘輪離去，我於是送他到江干。

許多朋友都聚集在那裏，蘇威士提高了嗓子說：

「我佩服這位朋友，永遠是『隨他去吧』的朋友！我應該將他給我的信奉還了！」

「我接了過來說：『好，威士，我們還是在不同的世界裏攜手吧，你很清楚怎樣克服別人的。別了，我見愛的朋友！』」

故 鄉

趙夷夫

·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故鄉是遠遠的呀！允達將頭蒙在被褥裏想。

醒來不敢睜開眼，只是在被褥裏慵懶地翻身，其實他是不肯睜開眼吧了，爲了這，他連想從被褥裏探出頭來換一口新鮮的空氣也不願意。

剛才他在做夢，夢是長長的，有一條路在他前面展開，他毫無意識地又像有目的地走着，路也是長長的，可是模糊不清，他坐下喘息，四面一看，竟是走到故鄉來了，但是沒有一個熟人，橫七豎八都是家鄉的景象，却都凌亂得很，分不開，也連接不起來，偶然來了一個鄉人，像是熟悉的，一會又有半邊陌生的臉子露出來了。

允達夢裏睜着眼睛，腿子軟綿綿地，那是實在不知道走了多遠的路，回到家鄉來的事也是兀突地，楞着眼睛想，想了又看，看了又想，愈想却與家愈近了，看到爹媽，可是年輕得很啦，只有三四十歲的樣子，不應該長五六十歲的人嗎，和像片差不多，又不敢親近了。

回頭四處眺望一下，驀地來了許多苦喪着的臉子，土地七分八裂，活像天旱，又有一點像地震吧，四處都裂出了寬大的縫，一不留意，就會陷下去似的，允達的眼睛

昏花了，汗從背脊上流下，彷彿又是暑季，自己是個赤膊，走了很遠的路，便喘息得不能透氣，一想也許是二十年來沒有回家，今天糊裏糊塗的走回了。

這樣邁步向家裏走，已不是昔日的路，滄桑易變，幾十年了吧，回到家裏一片空場！

允達醒了來，還是在喘息，夢裏走長路，連被褥都踹得散亂了，冷汗還在流着，被褥重重地壓着，他不肯睜開眼，一睜開眼夢就完了，捉不住，雖然夢裏的家是破的，可是他想留着，拚命地閉着自己的眼，希望重復入夢，那怕看見的是和以前不同的故鄉，漂泊了二十年來，允達他着實有些記掛着故鄉的事，夢裏的故鄉雖然模糊，也一樣親切。

躺在被褥裏，他不敢想，也仍然要入夢，閉着眼睛，就是在夢裏，彷彿一生也是好的吧，反正有故鄉的事物陪伴着，是第二天的早晨，太陽照上了床，允達也不管了，他要從夢裏再見到家，他緊想着醒來的時候，正走到家鄉的哪兒，他企圖以假想連接着夢，再勾引起真夢來，但是不行，愈想腦筋就愈清醒，愈離夢遠了，淚已經流到面頰，他惘然地丟開希望，以心靈的清淚悼傷着逝去的家鄉夢境了。他低低的失望地呻吟了一下，而眼睛依然不肯睜開。

完全他被破碎的夢境所迷惑了，二十年來，也還是一個夢，他伸手抓住自己的頭髮：

「爲什麼二十多年的生活，我從來不覺得困難呢？」
睜開眼睛，他想看清這真實的夢境，二十多年的生活是怎樣地呢，記着一片片影

紛紛落下來，依然是零碎的印象，故鄉在腦子裏也是不完整的，他倒不是兒女情長的人，男子漢志在四方，他於很小的時候就懷抱着這樣的意思離開家鄉了。

日子當然是飛快的，離開家鄉的時候，只有十六歲，算起來允達是應該比民國大好幾年，那時家鄉是太平年歲哪！孩子們的出路除了一現在放牛，將來做莊稼，「還有什麼，他並不很聰明，但是讀過書，可以撥算珠，他帶了這全部學問離開家鄉了。父母年紀已經有三四十歲了，允達不管這一些，那一晚該是他不會忘記的，就是他悄悄離開了家鄉的一晚，特別留心揀一個黑漆的夜，天上既無星也無月，他，偷出了家，翻過兩個山岡，揚長着走向莊長的路。

母親常是深夜不睡，房裏燈亮着，允達睡了又起來的時候，母親正在縫補衣服，他暗暗地流淚了，然而大孩子的好奇心情，將他引得遠遠的，他憧憬着未來的世界，奇偉的，瑰麗的，不可摸測仰止的宇宙，於是他仍然懷着熱烈的理想，興奮的光彩透出了淚珠，他連父親躺着的姿勢也不敢看——不忍看，掉頭就跳出了籬笆。

多少年為思家的情緒折磨着，他苦悶，他懊惱，不過他自信是倔強的，他從不後悔逃出家鄉的事，可是他却怨恨自己為什麼這些年不回家！

與生活搏鬥，與命運掙扎，允達今年三十多歲，却從沒有叫過一聲苦，然而他想回家却不能够，家鄉從不通消息，而自己一天一天離開家鄉更遠了。

二十年來，他學過一樣事，那是下操，他當過兵，可是現在殘廢了，然而允達一想到這裏，從不悲傷。

「殘廢沒有關係，我可學得了一些學問！」

是的，他在軍隊裏沒有忘記讀書，官長年輕，脾氣好，記得他是姓彭，可是一仗就死了，他從那裏讀到一些書，他可以藉一點知識混飯吃了。

有時他自己可以笑，而在被褥裏想起還是不免要笑，誰知道一個鄉下小子能夠當教員，而他在一個小學裏過了四年粉筆生涯，不是藐視一切，可是他自己就够驕傲了，現在，却躺在床上。

殘廢了的人，可以教書，那只是幸運，現在沒有事做，却躺在屋子裏，也是命運，他幾乎不敢想這些事情。

家鄉從來沒有跳出他的思念裏過，然而他不肯回去，他發誓：「我允達如果不發跡，一生也不回家。」在頑強固執的念頭下，他嚥住眼淚，走過家鄉幾次看都不看就擦身過了。

當想到今年已是三十多歲，將近四十歲，便灰了一切雄心，「完了」，只是完了兩個大的墨跡字在眼前像幽靈的影子閃過，清晰，模糊，而總是掠不開，他像鬥困了的一匹獸，現在躲在被褥裏喘息。

現在他只想夢見家鄉，於是他不禁感到生命的渺茫了，頹廢，懊傷，悲哀，家鄉縈繞着孤獨的漂流者的心胸，他按捺不住，他要離開床褥，可是他仍然想抓住剛才的夢境，冥想，冥想，冥想。

「現在連在夢裏看見家鄉也不允許麼？」

他焦燥，暴怒，拳頭捏得極緊，夢裏走長路的疲憊，使他鬆弛了神經，他不願意再想，將頭從被褥伸出來，深深的呼了一口氣。

窗子閉着，太陽光隔着玻璃透進來，正達在床面，這是一點最適意的優點，除此以外，霉爛的角落，繁亂的什物，堆在眼前，如象沒有太陽，陰暗得會令他起無名的恐懼，窗外永遠是一式的樓房的頂，呆板，爲都市的煩囂的空氣瀰漫着，像霧一樣，分不清輪廓。

床上一堆舊了的衣服，被褥是黃黑的，醜態他早已不怕了，也不能够顧到，一看見這些，心裡又一大堆空白，空虛的心，疼痛起來。

那怕是茅房裏該比這地方好吧，他於是再想到二十多年以前家鄉的茅舍起來了。幾間乾淨的屋子，乾燥，透空氣，明亮，永遠是那樣籠罩着歡快熱鬧的空氣，他益發感到孤獨了，平常一個人活着，活着，纏扎在人間洪流裏，沒有想到周圍的時間，現在，他真的怨恨自己爲什麼不回家了。

孩子時候的生活，他永遠不能忘記，一片片的紛紛地落在眼前，他的心跳躍了，彷彿他仍然是十三四歲，在草地上打滾，牽着牛往水裏跑。

夕陽西下，一羣孩子從田野打着胡哨着聚攏來了，山歌洋溢在山上山下，嘻嘻哈哈地捧着飯碗，天真，活潑，野蠻，可是酸刺。

眼前一陣黑，太陽陰下去了，他嗅到一陣屋子裏特有的靈氣息，兒時的幻象粉碎了，他索性閉着眼，縮進被褥裏去。

窗外像是將夜，他忽然想起李白的詩：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可是他試探頭，外面還是白晝，月亮還在休息着哪，心頭一陣空虛，他禁不住要

哭了起來。

二十多年，走開了家鄉，走遍了世間的坎壈，他不怪自己的命運，他並不懊悔自己不會掙扎，然而他却怨恨自己爲什麼不回家，他下了一個決心：

「就是求乞，也要回家去看看！」

眼前一線光明，一線希望，他暫時安穩地苦笑了。

虎兒

司徒望

我愛貓。那是我愛着牠的眼睛，我要將我所有的想像得到的歌頌詞藻，讚美它幻秘的顏色。我僅僅只說牠的眼睛可以告訴我們的時刻，然而從那變幻不測的顏色裏，更透出十分柔媚的光，那光是我所永遠不能忘記的。

那末，我的家裏有一隻貓子該不是怎樣兀突的事，那貓子有虎樣的紋皮，漂亮，光潤，兩撇鬚有相當的神威，當牠不時在不耐煩地叫喊起來地掀動鬚鬚的時候，儼然是像一個極有威嚴風度的紳士，而牠的身材却雄偉得等於一匹狗，健壯，矜持，這使得誰都會向我說：

「你們的貓子的確是最標準的呀！」

可是，牠的名字却不是與有那末馴善的性格的小生物相稱的，我們隨隨便便地叫牠做「虎兒」，而我更是以輕蔑的態度喊牠。那時極卑怯的心理在我的心靈裏發起醉來，我以為牠——這可憐的小生物是一隻老虎，一隻有着無朋的力量量的老虎；這樣，我對牠便盡量地施展玩弄的手段，對付這可憐的被我假想作為英雄的生物。

於是我們的虎兒在剛進門幾天之後，便開始了牠畢生不曾想到的不幸的際遇！起初，家裏反對我近於殘酷的待遇的有三個人：妻，妹妹，及一個老傭，可是，她們完全不能攔阻我，每次我將虎兒獲得在我的支配之下時，我便以最得意的笑聲笑

了，而妹妹更率直的斥責我不應該有野獸般的野蠻，並且說我的笑聲是猙獰得極可怕的。

但是，我却不曾覺得，我只感覺到那一刹那的興奮，是從莫名的快感裏直覺到的，而以最熱烈的方式表示出來的時候，我自己一點也沒有豫感。

當然那是可笑的態度，最可恥的則是我竟是由于報復的心理，而向虎兒施出從牠出生以來沒有接受過的壓力，所有的殘暴的施予，完全都是由妻以後告訴我的。

一接觸了「虎兒」，我就有一種直覺，一直傳遍到自己的每一個神經細胞，我不禁說道：

「真是一隻雄壯得像老虎樣的小貓呀！」

這樣，妻，妹妹，女傭以及我的孩子都附和着，於是一致決定牠就叫「虎兒」！新奇的快感，馳遍了神經以後，開始令我厭惡的就是牠洪亮的叫聲，那足以攝伏老鼠以外的洪亮，我感到了意外的威脅似地厭惡着了。

一個晚上，像發現什麼奇迹似地，我接觸了牠神秘的眼睛，牠蜷伏在壁爐邊侵着熊熊的火，火光映照裏，牠益發顯得特別的雄偉，——據說貓子是怕冷的，於是我暫時要使牠受到懲罰了。

「就當牠是一隻老虎吧！」我這樣想着就跑上前去，抓住牠的頸皮，四腳懸空地提到較火爐遠一點的角落，然後放下牠，但牠在剛鬆下手的時，立刻就又拉開腿子要跑開，我有些忿怒了，決計使行一貫的策略，又將牠再捉過來，又放下，讓牠跑到將近火爐的地方，再捉過來。

虎兒無可奈何地叫了，我不知道牠是咆哮呢，還是叫饒，而牠的眼珠從眼皮下偷看着我時，我覺得牠已經喪失了所有的勇氣，是暗示在屈伏了。

好奇的火焰燃燒起來，我毫不顧及牠哀求似的號叫，彷彿要吞噬一個小生物似地，我將牠舉近我的身邊，用手翻開牠的眼皮，喝，多麼不可形容的顏色呵，我不滿足，我要盯住牠的眼色，等着一個變幻，可是，虎兒疲倦了，我是一會兒也不肯讓牠休息下撐起的眼皮，牠又叫起來了，這一下，我的妻將埋在書裏面的頭抬了起來，看着這一幕被壓迫的活劇，她不禁叫了起來：

「啊！望！你是在做什麼呀，快放下來！」

說着，她從靠火爐邊的沙發上走過來，在我的手裏放開了虎兒，道：

「真是孩子樣的脾氣，一個小貓子多可憐的東西，傷害牠實在是不應該的事情。」但是我沒有感到滿足，而虎兒只匍伏往妻的脚下酣然睡着，一陣妒嫉似的心裡，

使我不禁瑟然紅了臉，更憤怒的捏緊了拳頭。

於是，我們之間，開始了第二次的惡作劇。

那是我的兩個孩子放了學之後，虎兒恬適地睡在熄了的爐子裏，屋子裏，兩個孩子關起房門，在捉弄牠了，不時從房門隙裏，傳出一陣陣的嚎叫，和天真的笑聲，剛從外面回來的我，說：

「好，讓虎兒先嚐嚐兩位魔君的折騰滋味吧！」

以後，屋裏許久沒有聲息，我便開着房門進去了，一張大地毯上，兩個孩子和虎兒變成了朋友，在很和陸地一塊兒玩着，虎兒更像嬌慵的姑娘似地，在他們懷裏伸長

懶腰，我一進門，牠就從大兒懷裏竄出，預備逃向門外。

當然我沒有讓牠跑掉，我細細地摘着牠的鬚子，並且像拉風箱樣地，我叫孩子們扯着牠的尾巴，十分窘迫地虎兒哭泣般的哀鳴起來，顯然，牠是受不了這痛楚，可是，我却用更粗暴的力，仔細鑑賞着牠的眼睛，並且命令兩個孩子：

「不要讓牠跑了，捉好牠的尾巴！」

然而，虎兒畢竟不能忍耐，牠從我的懷裏，猛地直跳起來，幾乎碰着我的下頷，意外的我將手一鬆，牠脫離了我的手掌了，可是孩子們的手却緊緊地捏住牠的尾巴，現在牠一個偉大的軀幹，倒垂着，孩子們「哈，哈」地笑起來！

「我們將牠吊起來玩吧！」

小的孩子感覺到一種興味，那興味是從虎兒奇怪的掙扎姿態引起來的，而且虎兒十分大的力量掙扎着，已使他們感到狼吃方。

「好吧，你們去找一根繩子！」

我毫不猶豫地允許他們，終於，虎兒我在我們的歡笑當中，牠完全消滅了聲息，牠不再掙扎，只剩了最低微的痛楚中的呻吟在空氣中盪漾。

我滿足地命孩子們放了下來。這一次，虎兒沒有迅速地跑開，牠伏在地上盡量的喘息着，也許牠已經用完了牠的力氣，得到地方的憑藉，牠竟不願一切的休憩起來。

這裡，我所得到的憐憫了，我叫兩個孩子把牠搬在火爐邊，讓牠在極度的疲倦與驚恐之後，有一個比較安適一點的安逸，雖牠仍然惴惴地覺得我們在身旁，說不定什麼時候又有一次捉弄。

「這樣無情的捉弄，不如將她送給別人算了！」

妻這樣向我提議，因為，虎兒已經不似以前那樣健壯，見了任何人，都似乎是牠的勁敵似地畏縮着，并且據妻說，牠已經有了病。

但我仍執拗地，願意將虎兒送出去，我說，我愛牠的眼睛，現在虎兒不狠愛動，我有一個時期，竟爲牠眼色的變幻所迷惑了！

終於，虎兒就這樣伴着不可揣測的命運，奄奄的病下去，一直至死，妻十分惋惜地說：

「可惜，好健壯得像一隻老虎樣的貓子！」

虎兒葬了以後，我頓時有了懊喪，一種異樣冷寂的空氣，在我的周圍瀰漫着，我乃又渴望着有那末一對神秘的眼珠，和柔馴的眼光！

幾次向妻提議說，再買一籠貓子餵養，可是妻不願意，因為我不會餵貓，這樣，虎兒便成了我家最先養的一個貓子，也是最後養的一隻貓子。

一直到現在，是幾年已經記不清了，似乎他並不佔有我夠什麼記憶，可是，我豈不能忘記牠那清亮的眼珠。

當別人再向我提起的時候：

「虎兒當真是不容易得到的貓子呢！」

我總是以十分想像的頹頹詞藻，在人前盛大的誇張着說着虎兒眼睛的神秘：

「不但能知道時刻，而那時時變幻的眼睛的光彩與顏色，真是有趣味的東西呵！而當我這樣說着，他們都茫然了，差不多，他們很少注意到虎兒的眸子。

大風裏

漾然

破曉。

冥茫的灰黯，像霧似的罩着了滿處，依稀的輪廓，僅僅只在幾處現出了模糊的暗影，刮了一夜的寒風，並沒有稍戢，還聲嘶力竭地在每個角落裏狂叫着，像永遠不能稍舒抑悶的可憐人，只有放聲地嗚咽，一瀉胸中的悲憤似地，叫人感到一般辛酸的滋味。

天似乎永遠不會明亮，黑沉沉地，已沒有了顯示時間的效用，街上都是靜悄悄地，死一樣的寂寞，人們各自做着沒有完結的好夢，彷彿世界要長久這樣的持續下去。灰塵隨着風滿空地飛舞着，假使有太陽光照着的話，一定可以看得清那塵渺小的灰粒在聚集着，散漫着，飄浮蕩漾，瀰漫得無邊無際，無休歇的活動着。然而現在看不見，若是有人在風中走走，迎面的飛沙，是會令他口眼皆閉的，差不多所有的灰塵都被捲起來離開了地面，露出很平滑潔淨的柏油馬路，像死蛇一樣地蜿蜒躺在那裏。憤怒，憂鬱的氣氛在風裏飛散，天空的臉鐵青青地，沒有一點緩和，夜忒長的樣子。

遠處傳來一陣「吱！咯咯！吱咯咯！」的聲音，是有着頗大的聲勢的響動，尤其在清晨，更顯得有極大的騷動，慢慢地，這聲音載着漸漸透出魚白色的天色更響近了。

，是一排裝垃圾的獨輪車在不住地滾動前來——就像是在滾，推着它們的車夫，瑟縮哆嗦的影子，在車後顯得極渺小似的，他們全沒有聲息，都在默默地推着空車走着熟悉的幾條街。

每個人的破呢帽，窄窄的邊沿都拉着要遮住眼睛，臃腫的棉花包裹着的身體，像蝸牛一般地向前移動，呼吸時噴出的白氣，繚繞在嘴邊，眼睛已經模糊於面前的路，然而却總是由第一個人熟悉地帶着走。沉悶在他們之中像封閉了的甕子，再也不會靈活躍或一點新鮮的物事發現般地，都漠不在意於現在的時光。

「好大的風！」不知是誰個打破了岑寂的空氣，這樣突然叫着，但却如同有一塊小石子投在靜靜的池面一樣，瞬即回復了平靜。說話的人費了極大勁喊了這麼一句，不等什麼回響，就又要將脖子盡量縮在衣領裏。

「吱！咯咯！吱！咯咯！」的聲中，忽然又有一個車夫恨地罵着：

「叫，叫你媽的×！」

於是前後的人都哄笑了，因為煩燥得乃至於向車輪子壓軋道路的聲音發脾氣，總是張二魁才有的事，一個接着這樣說：

「二魁，昨天夜裏又回家挨了打的麼？」

引起來是更龐雜的笑聲，五六個車夫差不多一齊笑了，有一個笑得通紅紅的鼻子發酸，不禁很很地咒罵了一聲：

「天瞎了眼睛，這樣的大風！」

接着，他們到了各自要分手的地方，張二魁同另外一個人向右轉了一個灣，繼續

走着路。

後面拋來一陣響亮的喉音說：

「二魁，別怕！晚上還是那兒喝酒！」二魁紅了臉不作聲，另一個却放恣地大笑起來，然後才忍住笑裝着不平的口氣向二魁道：

「二魁，別人說你怕老婆，到底怎麼一回事呢？」那個人咳嗽了一聲：「我總不相信一個男子漢會無緣無故的怕老婆，你說是不是？哈，哈！」

二魁像是沒有聽清楚這個人說的話，却有老婆兩個字是非常清晰地叩着他的耳膜，立刻在他眼前現出了一個埋在蓬亂的頭髮裏黃臉的女人，那就是他的妻子，可是，現在除了睡在床上害病，發一些火爆的脾氣以外，她是完全有愧於內助之職的，但是二魁可原諒她。

「有什麼辦法，這不怪命，只怪自己沒有本事！」

想起了老婆，就只好自己埋怨自己，因為老婆睡在床上爲了孩子沒有乳吃，傷心地哭了一頓之後，便自怨自艾地說：「只怨命苦，嫁不到一個好男人！」

二魁因爲怕聽這「男人」兩個字，於是他便一切都原諒妻子了，有什麼辦法呢，一個男子漢，老婆病着，孩子餓着，沒有錢想一個解決的法子，着實也足令自己羞愧的了，何況二魁向來是不會也不肯受奚落的人，可是一覺到自己現在的確沒有力量使自己的家安頓起來，就自己深深地譴責着說：「真的是沒有了做男人的資格了嗎？」

他捶着自己的腦袋，可是始終他還是忍着氣出來工作，他茫然自己的工作是什麼，對更命，他也不明白這樣地辛苦是爲了什麼，一個月的所獲，是他連想也不敢想的事

，他懂得宿命論，「誰叫我沒本事做官呢？做這些事本來就是窮賤的呀！」

他想安慰一下病着不能看醫生的老婆，可是拿什麼話安慰？每次在黑暗暗的屋裏總是要開口而又終於忍住了，倒頭便睡着，自然老婆是怪可憐的！他的確感到：「自己這樣的男人是太沒有用了！」

這樣，他忽又想起昨日跟着金三哥一塊兒喝酒推牌九解悶的事，那是因為剛發了工資，一個夜晚，他喝得醺醉，帶着儘有剩餘的錢，踉踉跄跄地摸進屋門時，老是患着失眠的老婆便又歇斯里的哭叫起來！

「你個雜種，屋裏人要斷氣了都不管麼？你一天把了什麼我們吃，還要去喝酒，賭錢……」

照例二魁先是仗着酒力，和老婆對罵着，甚至於要揪住老婆的頭髮打幾下了，但剛將顛倒得很厲害的手伸出的時候，忽然一個很明晰的意識襲進了二魁的腦子裏，終於使他伸出去的手只在空間毫無氣力地撈摸了兩下，頹然收了回來。

一陣高潮的吵罵過後，二魁呆呆地退到屋角的桌旁板檯上坐下，他想抽兩管旱煙，可是煙葉已經早吃完了，一些莫名的哀感襲來，他怔怔地望着翻身向裏埋在破絮間抽搐着哭泣的老婆，惘然的走到床沿。

他伸開無力的兩臂，以一只枯瘦的掌，去撫摩睡在脚下還不到兩歲的兒子，那兒子已經帶着還沒有收淚的哭臉睡熟着，黃瘦的小臉蛋，塗着一層黝黑的污穢，青色的鼻涕從鼻間一直糊到嘴角，呼吸極微弱地不住的在空間動盪，他禁不住去吻了一下那污穢的雙頰，可是一陣冰涼的感覺，立刻傳給他乾枯的嘴唇上了，又一種憐恤及懺悔

的情緒鞭撻着，他叫醒了老婆！

「牛子的媽，醒來，把牛子抱在懷裡睡！」

做母親的機械地翻身望了二魁一眼，將牛子抱了過來，二魁歎仄地看着這樣的動作，於是說：

「唉！這樣的日子，有什麼辦法，牛子的媽，你的病好了一點沒有呢？」

聲音柔和得像一個母親撫慰她的小孩子，裏面還帶了不少的悲愴語調，暫時老婆沒有話說，却見翻過身來現出黃瘦的臉，用呆滯的眼光掃着二魁的面部。

一顆無聲的淚從老婆的眼角裏滾向破絮裏了，忍不住的哽咽着回答，聲音這回是微弱的：

「就這樣成天的睡着，就會好麼？唉……」

二魁的慚愧，趕跑了當夜的酒性，呆呆地用一種乞憐求恕的眼光，望着病得已經沒有氣力的妻子。

「你也應該想想辦法呀！我知道你今天發了工錢，又爲什麼去喝酒，去賭錢？……」

「牛子的媽……唉！」二魁忽然止住沒有說下去，因爲他想老實地向老婆懺悔，但又立刻覺得是多餘的，他又想訴說一下苦悶的情緒，然而這不將更使她增加了悲痛麼？喝酒，是的，我爲什麼要喝酒？二魁這樣想着。

「我不能不喝酒，酒是我的命，我不喝酒，可要被愁火燒死了，屋裏睡着老婆，兒子，沒有錢，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偷呀！不喝酒，我更會活活的悶死！」

想着，想着，自己的神經完全麻木了似地，不知道是站在什麼地方了！
風刮得極大，另一個人正在二魁的旁邊叫着：

「怎樣不走呀？」

這樣，二魁才覺着自己傍着車子，痴立在風裏，不禁回頭向那一個淒然地笑了。
再向前走，二魁的眼裏有二顆沒有流下的淚珠。

當大事

九 濤

在一條僻靜的街道上，駝背的販賣老人的笨重皮鞋撞在青石頭上發出清脆的響聲，天空陰沉沉的，顯得有點怕人，烏黑的雲像一塊沉重的鉛，壓迫到人們的心頭。在這條街上除了稀落的小販而外，冷靜得奇怪，與那一張陰沉沉的天空的臉，組成一個極醜陋極難堪的形象。

街旁一座古老的屋子，有三層青石頭階級的，而那一副斑駁了的黑漆大門，說明這屋子的年齡，門首塗着紅顏色幾個大字「××同鄉公所」，而又被風雨剝落了，像老妓女塗着不勻稱的脂粉。

但在這個所謂公所的屋子裏面的空氣却顯得比外面緊張，雖然時候剛剛是天亮，而已經有了很多的人頭搖擺着，人門嘴裏都不說話，好像一個鐵塊塞在嘴裏，有的坐在長條桌的旁邊眼睛死釘着茶碗，有的反剪着手在深邃的大廳上搖擺。

屋子裏的空氣雖被活動的人物做成了緊張，而屋子裏悽慘景況也一樣地和外的天氣那像可怕，在大廳的右半邊陳列黑亮的棺材，一具一具，小的壓在大的上面，那圓而禿的大方盒子簡直是對着這兒的人們做着恐怖而又滑稽的笑，人們現呀提的走到那些東西面前，仰頭一望，又低着頭默默地走開了，這個同鄉公所裏陳列着棺材在平常是很好的現象，因為有了這現成的，「同鄉」死掉個把，就得其安葬之所哉，如果是

窮朋友，也有同鄉闊佬搨出腰包做點慈善事業，但是在今天的景況就有點難堪，大廳的左首的竹床上躺着一具女屍，白臥單罩着，沉默地，壓在人們心裏的可怕的沉默，其中還包含着神密，冤屈，仇恨，種種不同的成分，因此，就難怪屋子裏的一大羣人們都不想做聲了，並不是做聲不得，而是另一種情感抑制了人們的嘴巴。

忽然那扇大黑門吱呀一響，走進一個少年人，長長的頭髮散亂在額前，臉上起着可怕的痙攣，一撲——地一聲把大門關上後，屋子的人們都像注射了強心針，七嘴八舌都講起來了。

「玉福，你到宋四爺家中去過了嗎？……就來？好的好的，事不宜遲，就趕緊辦完了拉倒。」說這話的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子，頭上戴着圓鉢兒氈帽，胖胖的，顯得非常熱心而關切的，人家喊他是劉子善。

「劉伯伯，一切還望幫忙，家母在世時與老伯們交情還不差，我年紀青，這些事情都不曾見望過……」叫做玉福的剛剛進門的那少年，帶着青年人的浮躁與不安，央求似地對着那四十歲左右的劉子善說。

「自然，自然，費話不必多說，趕緊辦事，停屍在堂，成什模樣！快快快快……」劉子善手在空中劃弧形，嘴裏溜出一大串珍珠似地。

屋子裏人們的脚步，頓時雜沓地響起來，把剛才的沉默一古腦兒趕走了，但也有幾個人袖手而不愛多說話的，他們肚子裏盤算着另一種策謀，劉子善則挺熱心，東指西指，嘴吧一會兒也不休息。

「老阮，你，你。你去買灰（石灰），帶皮紙……老張三。你趕快到區裏打報

告，領運樞執照。噫，噫……」劉子善一面指使；一面也感覺疲倦似地倚在大條桌邊的一張大椅子上，氣咻咻地與旁邊的人們搭腔：

「臘月黃天的，哪個有許多閒空，噫——是不是的？」

「不錯不錯……」

一面劉子善又抬起頭望望玉福，嘴吧又活動起來：

「玉福……噫，你們年青人，真是真是，昨天晚上出的事就要趕緊辦理，還要換到今天，這真是真是……」

玉福茫然地嘔嘔嘴，熬了一夜的疲倦又爬上他的眼皮，他覺得肺葉也像合下來了，但他竭力撐起眼皮，他知道這回喪事是多麼重大的，心中像麻草一般的亂，他唯一就靠幾個老前輩幫忙。

劉子善忽然把玉福拉到屋角落裏，悄悄地問題：

「玉福，你打算怎樣的棺材？……我看，棺材最少須得二百多元，才能够說得過去，公所裏現成的，如果這時候你湊不出錢，我担保，明年開春再付？……」

「是的是的，望老伯伯幫忙，不過，還得等候宋四爺來了再商量。他臨替我作主

「噫……」劉子善分明是遲疑，因為買棺材上面的好處，等宋四爺來了就算完蛋，他竭力鎮定地說着：

「也好也好，宋四爺來了一道商量吧！」

「劉子善懶懶地走開了，顯得比不上剛才那麼熱心了。」

陰沈沈的天氣已近晴午，仍然不見一絲陽光，屋子裏的人們噤噤着，大廳上更是熱鬧起來，老阮忙着摺皮紙包石灰，老張三久歷大事，特別提高嗓了開着：

「死鬼今年多大年紀？」

「五十七！」不知誰在回答，不過與死鬼總有點關係的。

「啊，五十七歲，老阮，包五十九個石灰包。」這麼着，顯得老張三是老手了。宋四爺挺起一張高高的肚皮，反背着手，戴着玳瑁框的眼鏡，扁薄的嘴唇表示他的機警與沉着，在大廳的人羣中像一尊大佛似地走呀走的。

有幾個到現在還保守沉默的人們，肚子裏的策謀已經盤算得爛熟，但是宋四爺的大肚皮掙來掙去，就一腔威嚴鎮壓了他們，使他們的策謀不能發揮，不過，肚子裏醞釀得太長久了，就互相低着頭，唧唧噥噥地講着。

「死鬼死的不明不白，爲什麼一個好好的人要上吊，這一定是她兒子逼死無疑，再說，玉福並不是她的親生子，其中定有蹊蹺，你看呢？」說這話的是一個矮個子穿着黑罩褂的，眼睛裏閃着兇惡的光，看着身邊的幾個人連連點了頭之後，乃又說下去：

「我知道，死鬼留了的金首飾，沒有一斤也有十兩，這東西落在誰手里呢？」旁邊低着頭聽的幾個照樣點頭，與肚子裏的策謀暗相吻合，但是，彷彿一個大肚子的彭響子搖在前面來了，他們立刻抬起頭來，哈哈一笑，忽然又把笑很快地壓下去，變成肅穆的臉孔慢慢地說：

「宋四爺，我們看這事要趕緊，弄到現在還未裝材，真是……」

「……」宋四爺不言語，只是用機警的眼光從眼鏡片後面一直射到他們幾個人的身上，似乎不願有任何人在他面前說出這樣有主張的話，主張應該是由他一個人發表與指使的，於是大肚皮一轉，就搖向人羣中去了。

這幾個人們才輕鬆地嘔一口氣，知道剛才說的幸沒給他聽見，宋四爺在他們眼中是一個主宰，他們也知道像宋爺這樣的「大爺班子」的人物是不好惹的，而暗暗爲各個自己肚子裏盤算得爛熟的策謀抱屈，如果玉福不是宋四爺這麼一個靠山，哼，這小子怕不給他們懲出一個一萬八千的，這時祇得把通天的計劃暫時攔着。

劉子善驀地從人羣中攢出來，走到他們這幾個人面前，道了一聲晚上見，就匆匆走進人羣中去了，他們互相交換一個暗示的亮光，心裏又轉向「晚上見」的晚上，突然，由人羣中發來一聲吆喝，「裝材了！」於是人羣起了波動，亂哄哄地轟張起來，這時的客人是愈來愈多了，女客也不少，但她們一聽見「裝材了」就捧着臉孔往門外跑去。

冷靜的街道，這時點綴了一些從來不曾到過的客人——叢集在「××公所」的三層青石階級的下面，忽然，她們一窩風似地從門裡面跑出來，以恐怖的胆小的話互相揣度。

「該不是舌頭拖出半尺來長的怪樣吧？」

「啊，駭殺人的！」

「我說死鬼想不通，自己已有那麼多的首飾，下半輩子還怕不夠過！平白要去上吊，噯！」

「這些首飾真不知落在誰的手上了，她上吊的時候房間裏沒有人，但不知是誰最先發覺去將她解下吊來的？恐怕就在那會兒搜洗了她的身子……」

忽然從門裏傳來一片極不和諧的大鬧的聲音，玉福逼尖了嗓子高聲地啼號，宋四爺宏亮的聲音在那兒指使，突地從門裏湧出一大陣人，噪噪嚷嚷地，玉福頭上繫着白布，兩條白帶從腦袋一直拖到地面，張大了嘴吧乾喊，宋四爺仍然反背着手，宏亮的聲音喊：

「抬！漢陽龍燈臺！」

夜街頭

王夫

有時，獸慾很兇猛地刺痛他們，使他們爲悲哀而狂叫，他們的哀聲，在繁星的天幕下，和着餓狗的咆哮。這就是魔鬼裝着迷人的樣子而出現的時候。因爲魔鬼雖然是醜惡的，牠們有時却具有外表的美麗，可以不露牠們的本態。

——法朗士。「黛絲」

我看過多少碧綠清亮的湖水，我走過多少樣式的橋，我喝過多少不同的酒，我却不能知道一個最好的女人！

都市裏的喧鬧，都市裏的罪惡，茫然地，孤獨地，我在這大羣裏撞來撞去。

我聽見過許多人咒詛地獄，我聽見過許多人謳歌神女，然而，他們的調子是太好聽了，我迷惑於那般美麗的歌謠，我却不能實實在在地到地獄裏去發現一個頂可愛的女兒。

真的，這麼該算是一個最奇特的念頭，我想真正地隱毫不苟且地來實現我這念頭，雖然那些事實不應該使我們有知道的必要，但，我們在另一面的生活中也絕不應該麻木地昏憤地活着，——像一羣豬獯般地活着。那末，我們不妨可以略微知道一點那

於是來了這麼一個湊巧的事情——

一個深夜，我從C君家中歸來的時候，街路上已經很冷靜了，死沉沉的氣息包圍着，高大的建築物彷彿是巨大的死屍，人力車很稀少，我彳亍着。

露着強烈燈光的××旅社，在陰森森的街頭，簡直有點亮得奇怪，那兒門口搖擺着三三兩兩的影子，我像在黑暗中渴求光明的生物，本能地向那兒走去。

忽然一個黑影子從牆角落裏攢出來，僵僵着背脊，尖銳的聲音而帶點老女人應有的乾澀，妖魔般地湊近我的身子，我吓得一跳，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了，我竭力抑制着自己，盯了她一眼，她忽然以可怕的媚笑向我逼近，一個聲音在我耳鼓上震蕩着：

「先生，做個媒……」

我悚慄地加緊了脚步，聲音留在後面震蕩着它的尾音，彷彿一副巨大的陰影向我的心田裡罩來，我噓了一口氣，胆子顯得小起來。

忽然一個奇特的念頭在我腦海裏幻映着，那裏包含着殘酷，冷毒，以及種種不平，我想該有點勇氣向這惡魔進攻，於是欣然向前走去。

轉過了××旅社，強烈的燈光消失了，前面依然躺着死蛇般的直挺挺的馬路，在黑暗中描繪出這死蛇背脊上的紋章，我想這時應該是最好的機會，使我去親切地去瞧瞧哪裏才是真正的地獄的，於是，我轉過馬路，向一條狹窄街道裏走去，這兒更逼近罪惡的區域了。

狹窄的街道，還有幾家特殊營業者的玻璃窗裏，放射出來幾絲黃弱而模糊的光芒

，在那很可憐的燈光下，叢聚着一大堆影子。

「沒有勇氣的人是不敢向她們接近的呀！」我心裏暗暗地對自己這麼說，於是重整一下帽子，使帽簷更歪地壓着眉梢，皮鞋跟故意放響亮點，這樣大概是可以可使自己多一點勇氣的，我就儼然很豪邁地向前衝去。

接近了，接近了，我又故意放慢了脚步，啊，這兒的影子裏分化去來多少妖魔，而且還有許多的燈光，水餃攤排列着，誰知道這裏比馬路上更熱鬧點，好像這個角落裏專門是布置着夜的世界，許多孤獨的窮朋友也會湊聚着幾日的血汗錢，到這裏尋找着一個消耗，我有勇氣了，仔細地在這一團罪惡的糟粕裏，慢慢地摸索着，慢慢地嗅着。

許多淫褻的下流的野話，無忌憚地爆裂着，忽然我看見一個工人模樣的漢子，手臂上還纏一條作爲工人標幟的白布，赤着腳掌，也是慢慢地在這裏搵着。

我歪着腦袋看看他，知道他是一個可憐的孤獨的人了，也許他已經湊聚了兩三天的工資，到這裏尋覓個愉快的不孤獨的夜，我倒想看看他那興趣的交易的一幕，於是懷着殘忍的心情尾隨着他。

一個腦壳上纏着黑紗包頭的老婆婆，向這位孤獨的漢子進攻了。

「喂，來吵！」

「麼事吵？我還有事呢！」他故意這麼說着，這位朋友太可憐了，也太天真了，他想接近妖魔而又不好意思直率地去調弄。只是在他那過度的慢步中，知道他這時是多麼需要一個妖魔很迅速地來纏繞他啊！

「喂，來吵！」

「廢事嗎？價錢還沒講好，叫別個來呀來的，」他覺得這是進一步的手續了，他的脚步更慢了，慢得有點遲疑。「六塊錢，是歇夜嗎！」

「哼！我只有兩塊錢呢。」他失望地向前走着。

那個居間貿易的老婆婆，很輕蔑地望了他一眼，表示不屑地放棄了這個俘虜。

這位漢子從這堆人叢又走到那堆人叢，遲疑地，遷就地，很多次了，但始終不會有一回成功，而允許他那簡單的要求，我很清楚地尾隨着他，觀察着他的一切動作，我覺得一個人在這樣的情形下，應該很容易地就可以解答他的性之渴求，然而，有時爲了金錢太少的原故，反而不能播殖它的惡毒！

我很清楚聽到那邊一個蒼白的臉子的半老徐娘這麼向她的伙伴說：

「生活貴了啊，有時不能開火槍！」

是一口的南京話，從南京流離到漢口，爲了生活，也得踏進罪惡的魔窟，但是她們仍然有時不能開火槍啊！

我尾隨着的那個可憐的漢子，這時忽然一屁股坐在水餃攤子上了，他在衣袋裏掏出好幾張破爛的角票，在水餃攤的煤油燈下，着意地拚湊着，拚湊了一番，好像很失望的依然把它塞進衣袋裏，然後就痛苦地大口吞食着水餃。

我想這時很可以分給他幾塊錢，讓他去得到一夜慰安，然而，在人們很矛盾的感覺上，這時候是否可能有這樣不平常的措置呢？但，他做苦工，流了血汗，連這一點人類應有的最簡單的要求都不能得到，太可憐了！

我不忍再偵伺這樣一個可憐的人的動作了，我除了憐憫以外還有什麼話可說！

我以深刻而敏銳的眼光在那疑竇的身上射着，故意壓低了自己的身份，至少，應該使她們把我看作一個「下流」，然而，我放着從來未有的勇氣，向她們身邊慢慢地擦過的時候，她們只僅僅瞟了我一眼，什麼話也不說，這可真奇怪了，也許她們把我當做了做什麼特別工作的吧，她們或者心裏這樣在說：「這種人不好纏」！

我暗暗地發笑了，其實我的陣綫是非常薄弱的，只要她們略微向我一進攻，我的陣綫就會破裂的，那時我將躲避甚至逃跑的啊，天下事盡是這樣矛盾。

走過了一段街道，前面又是一段街道腳接着，隱隱地，那兒又露出幾點燈光，我想，那裏的燈光或許是××售吸所，或者××浴池，或者是「特許慰安所」……皮鞋在青石頭的路上發出嗒嗒的響聲，我驕傲地保持着剛才的勇氣，我以戰勝的餘威，毫不躊躇地向前衝去，我將以怎樣的快樂來看看這些戰敗的妖魔的窘態啊！

接近了，接近了，依然是無數的影子在微弱的燈光下分化出無數的妖魔，不過，看樣子她們是更厲害的了，我假設地伺候着每個夜行的客人！夜愈深，她們將更兇猛地來撲殺行人。

果然，我只消脚步一慢，她們立刻實行大範圍的戰略了，一大羣影子在我四周搖擺着，我的陣綫動搖了，立刻倉皇退來，我想很迅速地逃跑，這回就算是敗將吧！

啊，天哪，兩條白嫩的手臂向我頸項間抱來，蛇一般的纏着，又是那麼一套的聲音在耳鼓上震蕩起來：

「先生，到我們家裏坐坐吧，一會兒也好啊。……，」
「我，我有事情，轉頭來吧」，我溫和地對她說，因為這時我心裏已經失掉了主宰，

然而她卻進一步向我進攻了，她的手臂由頸項間移到我的腰際，一下死死地箍住，她昂起頭來向我慘然一笑，露出一粒金牙齒，我吓得一跳。

「真是妖精呀！」我心裏暗暗地對自己說。

「這像是我的圍巾呀！」她忽然伸手抓着我頸間的花白起點的綢圍巾，媚惑而又陰慘地笑着，我明白她的手段了，她想奪去圍巾反質爲主啊，這一點却給我妨住了。

她的聲音是一口湖南腔，我好像聽得人家說，湖南女子是很多情的，我的心有點軟了，然而我一想像她那妖魔的原形，不禁毛骨悚然！

她的戰略更厲害了，她挺起胸脯，兩個豐滿的乳房向我迎來，她的頭髮在我嘴唇邊摩擦着，一股奇異的粉香，與那不知什麼味道的香水，調合着刺人嗅覺的怪味，我驚駭了，無論如何我得保守我的最後陣地，我很很地說：

「我有事情，轉頭來不好嗎？」

「不，不，你會哄人的！」她的聲音變得委婉而帶點快求。

「放手，我發脾氣了！」我一聲大吼，這是我最後一次的法寶，想不到竟收不了大的效果，她悄悄地鬆掉她的手臂，我像被解放的奴隸很快地向前走去。

「鬼像！」一個微弱的聲音從後面傳來，她的聲音裏充滿了哭泣的意味！

我衝破黑暗，瘋狂地向前奔去，多凄慘的事呀！剛纔我是經歷了一條地獄的甬道，我不敢想像那甬道的盡頭處還有怎樣更慘的圖畫啊！

我發覺了自己到底是弱者，我不敢去親切地剖解那些血淋淋的罪惡的事實，然而我希望有一日會使地獄裏生滿了花朵，那時候人類就有福了！

年青的孤獨

蕭 卓

那一天是下雪，到了晚上積雪就有好幾寸厚，街上只剩下幾個幽靈般的影子，連我自己這獨來獨去的人，慳慳地叫自己也覺得够淒清，我開始厭惡這個半鄉的城市，太寂寞了，太寂寞了，我雖然喜歡幽靜，却不能忍受這孤獨的淒哀，於是我回家寫了一封信給在互市的朋友，那信上說：

「……沈默的心叫我到這裏來，可是孤獨的心却叫我回到來的地方去；這裏的寂寞，我也說不出，可是這決不是幽靜，幽靜在我人生體味中，從沒有這樣的難耐。我不怕你們說我的情感易變，我告訴你們，我已開始準備離開這裏，去到我來自的地方……」

朋友來信說：「你要來，那就來吧！」

於是我挾了行李，向居停的主人告別，他說：「客人，您雖不是這裏的人，但是也如最嫡近的親屬，爲什麼匆匆地來，匆匆地去呢？」

我告訴他：「我耐不了這淒清的寂寞。」他笑了，彷彿很神秘似地，我知道他有別的誤會，但這誤會即不解釋也是可喜的，我也若有其事向他笑了笑，不作一聲，我想到另外一件事，這件事使我倒增了一點戀情。

不過那戀情像晚天的霞彩，一會兒便無光，我真的如我的居停主人所說，匆匆地

上了岸。

兩個夜晚，飄浮在長江裏，H市那裏雖有朋友，今日的長江，却很陌生，我怕看那江面的浮標，我更怕看那轟然的兵艦的黑影，黑黯吞噬了的是我的熱氣，我又復感到無邊的孤獨，與江上的隻雁同樣。

來到H市，朋友周君來歡迎我，告訴我他負有代表在H市的朋友來迎接的使命，我快活地笑了，我覺得我不孤獨或者寂寞，我到了以前住過的一間房子。展開了鋪蓋，開了臨街的窗，感到了人世間的溫熱。

晚上有一個宴會，且有女招待爲我們斟酒，一個新奇的感覺叫我興奮地多飲了幾杯，蓬勃的熱情，在心裏沸騰着，於是我在大家的簇擁中，我說我醉了。

天上有幾顆寒星，踏着稀微的星光，穿過一條黑巷。迎着吠聲，我走到熱鬧的街上來了。

我的房子臨街，且在樓上，深夜窗外還有嘈雜的吆喝，清晨則是叫囂的市聲，朋友周君說：「我們爲了接待這遠來的熟悉而又孤獨的客人，還是這間房子是很合適休息的地方，隨處都可以使你感到是獨處在另一個圈子裡。」這好意，我非常的感激。

我便關好了房門，獨自端詳這舊識的屋子。

從前我因爲說我的心裏起了煩燥，對這房子有了厭倦，因爲臨街的窗，要傳來繁雜的市聲，而這街係四條路匯集的一個角落，我不喜歡那耀眼的霓虹燈光，我不喜歡像哭號一樣的汽車喇叭聲，我說我愛好幽靜，我要靜寂，於是我離開了這裏回H市。

像受了傷的小鳥，像不耐清苦的出家人，我懷着孤獨的心情又來了，我撫視那臨街的窗，它好像有了被委屈的怨意；我看街上，那些擁擠的車馬與行人，高聲同調地給我含有十分冷意的嘲諷的怪叫。我立刻覺得孤獨的心靈被救，這裏成了我新鮮的地方。

「一度心情變幻的地方呵！」於是我在這裏住下。

周君說：你現在永遠不會感到孤獨了，而我亦正同此感，打開窗子，隨時皆有像潮水般澎湃着的人潮，面前一排耀眼的霓虹燈，火熱熱地，像誰的妖媚的笑呢！遠處常有一串新流線型的車子，廢績駛去，且有怪樣的叫聲，各樣的；有沙啞的粗獷，有刺耳的尖銳，有低而曼長的，也有高亢短促的，我想如果我是在樹林中，這些聲音便都變成鳥語了，心靈便飄飄然。

我有時閉着眼睛，倚着窗，我一樣樣地將街上複雜聲音，都讓它經過曾被經寂寞佔滿了的心靈，在我的面前，遂有了一個美麗的景象，我自己則是倚在一株大樹下。

我獨自在那裏眺望了，迎在面前的是乃是秀媚的羣山，在太陽光裏反耀起各樣奪目的顏色，許多鳥在那樹枝上唱歌，且好像是有一羣黑羽的鳥鴉，我想像那街上正在打架的行人，是爭食的飛禽，因為在一個嘴裏含着一塊食物，可是打得很斯文，有時沒有動作只啾啾啾啾地在辯理，不如鬥拳或決鬥的外國人有「匹夫之勇」，也許那人的臉子都帶着笑，於是我也笑了。

不到吃飯的時候，我不願意睡開眼，我不很想作什麼事，桌上不是常常有白色的稿箋或信件在等候我？但我完全愛好了那嘈雜，它爲我造有一個新的宇宙。

一次，窗下有一對男女走過，那已是深夜，我看着他們並肩走去，并且低低地在

說話，我便閉好眼皮，想像他們的意思，我先看見那男的伸手摟着女的細腰，頭微偏，我以為他或者在說：

「××，你看，這樣靜好的夜，而有您這裏，我更覺得這世界是我們私有的了！」

女的沒有作聲，也許她低下頭去嬌笑了，但已感覺到男的頭要觸着她，忽然把頭一偏，摟在腰上的手，像受了驚似地放了下來，女的說：

「後面有人吧！」兩個人都回頭，一陣格格的笑聲送着他們走了，接着一陣沉默，我空虛地睜開了眼，恰是這時那一對男女走過去在笑，但是，他們真的有那樣的顧忌麼？我幾乎要喊着說：

「我在這樓上已完全看見了！」

隔着玻璃窗，我惘然半天，爲什麼要那樣細揣別人的意思，且願意告訴別人，這裏有一個人偷看着？並不是有什麼道德律的招牌掛在我的窗前，可是，我沒有喊，讓他們的心裏，永遠不要有另外一個陌生的人佔去一點點地方或者擾亂了他們吧！

我忽然下了樓，跑到門外，也試在那寂靜的街上彳亍着，這時霓虹燈只剩了慘白的交錯的玻璃管，聲音的出處都寂然了，亦沒有警察在這裏，也許已經躲在一個角落裏避風，慢慢地走着，走着，後面又來了一對人，我發覺自己的孤單了，空虛地挽着電燈柱子，看那慘淡的燈光，獨自在走回頭，說不出怎樣的心情，但總覺得每一對人都在叩着我的心扉，輕輕地瞥了一下迎面走來的一對，故意直衝上去，他們這時的心都很細膩，不易發怒，很隨便地分開了，讓我過去，回到樓上，我睡在床上一點也不能想。

我扭亮了燈，想寫完一封信，那已經寫了的一段是給在那半鄉的城市裏的居停主人的，因為他已經有很大的年紀，愛護每一個年青的出門人，他說這是最可憐的際遇，他讓我沒有一點別的痛苦，我要走了，他很覺可惜，那已寫了的一段，是寫了這樣的幾行。

「老伯：

來到市，一切都覺得比以前新奇了，其實什麼也都依舊，只是我以前很厭惡它，不願再見，而現在很喜歡，便覺得很好玩了。

「在您那裏雖然生活得很安靜快活，但是很寂寞，那寂寞是和普通的心情不同的，我不說您也一定知道，我的心裏像有一種不可捉摸的情緒在着。

「現在，我很好了，一點也不覺得孤獨，因為這裏四處都是街，而且朋友更多……。」

現在重看，立刻覺到已不復是我的意思，拿着團起來揉成一個紙球，手向窗外，我另外再寫：

「老伯：

來到市，我很平安，只是，已經失去了那寂靜，我帶來的是一顆求刺激的心，然而這裏的環境給我的反應也很微妙，我現在是說不出心底的情緒，是屬於怎樣的，也許還是感到十分的寂寞與孤獨，也許竟能好轉，如果像前者那樣，我便要覺得世界給我的祇是寂寞與孤獨了。……。」

我忽然想起另外一個夜晚，朋友周君對我這裏來，我們坐着談話，他向我說：「

許多朋友都說你是一個古怪的年青人，老弟，你自己也可以承認吧！」

我覺得自己孤獨的心受了侮辱，我慢慢地回答：「我沒有像你們想到的那樣的古怪，但是我怕冷，冷會浸透了我的心，你相信嗎？」

周君不知還想說什麼，但這回答是他想不到的，於是都沉默着了，他拿了一個茶杯，去倒了一杯茶，帶了一點嚴肅的氣味和笑意叫我道：

「××！他們說你像枯了的草，那怕祇得到一杯熱茶也很舒服！」

我站了起來，走在窗前，又看到一對男女，便默默地把窗子閉上，回身躺在床上，周君怕我倦了，便說：

「我回去了！」

我也沒有回答，聽到房門被關上，接着一陣樓梯響，大門呀的開了，我像想起了什麼，爬起來走到窗前開了窗子，伸出頭去想喊他回來，但却看見周君忽然用眼光看了我的窗子，我連忙將視線縮進，去睡了。

因為朋友提議說到公園裏去散步，有一天黃昏時分我去了，回來的時候，在周君家吃一點東西和酒，談到深夜，他學的是文學，因此說話有詩意，其實我不知詩意是什麼，但覺得很堪玩味或者順溜，他大概是醉了，說道：

「朋友們說你獨來獨去很瀟灑自如，但是我說你『月上柳梢頭』的風味沒有領略過，他們都笑我不知時務，因為你的事情，不很想公開，安知……」

說時很聰明笑着，斜着眼睛看我，我放下筷子便走了出來，我不喜歡聽這些話，但這時我反自己有些不很知道自己的秘密了。

街上還熱鬧，但還要經過那一條僻靜的街，這街通法租界，行人很少，不知爲什麼我不想從那裏走了，折回岔別的路走去，而仍然走了一段更幽美的路，一株法國梧桐下，站着一個白髮老頭，立着拐杖，問一對男女討錢，他們很快地走開了，我像他們一定很討厭這打擾，我本來想迎面走去，結果與他們走了同一的方向，我在前面，他們在後面。

彷彿女的說：「送我回家去吧！」

男的沒有答應，只是他們的步子更細碎，我不敢回頭看，不過我想他們大概在依戀着緩緩的走，讓這條路慢一點走完，且細聽那聲音，他們的路綫都很歪曲，不是直綫，一會兒女的嘆哧地笑了一聲，我像一個賊被發覺了似的，不能再在他們前面蹣跚了，因爲一個孤獨的人，也許很會碍那一對人的眼。

「熱鬧的都市裏，我還是孤獨的呀！」我自己心理想。這比我在家鄉，在那半鄉的城市裏皆覺得深刻，我要去告訴朋友：才子在夜的街上，我深深地不安了。

照例的談話在許多朋友中間展開的時候，我說了：

「我想像這都市的嘈雜，讓它們那些動作那些聲音都變成樹林，海水；鳥語，因爲我愛沉靜，可是，我仍然是孤獨，寂寞，朋友們呵！我與這繁華的街市仍然是隔開的，我和在那些寂靜的城市時，沒有兩樣！」

我將在寫給居停主人的那封信裏再重寫一次：

「我將要爲這裏的寂寞空氣而感到孤獨了，朋友們說我是古怪的人呵！來到這都市，我歡喜它，但我現在厭惡它了，像以前一樣的厭惡。」

但我終於沒有離開這裏，這裡有許多寂寞的事情我要想像，譬如那些對在深夜裏曼步的男女，那個白髮的老頭子，和白日裏的喧囂。

我向別人說，我還是懷念那半鄉的城市，因為那裡的一切皆在我的心靈裡刻劃了好多的痕跡，雖是寂寞的。

毀滅

陳衡

個生命投在生之渦流裏，恰如一塊石子，所激起的只不過是一圈輕微的漣漪，雖然也曾漾起微皺的痕跡，却有永恆的消失，於是我的朋友向我說：

「有新生必有毀滅！」

那當春天的二三月，說話的時候；我還在微笑地傾聽他的言語，因為他有時的說話彷彿是說教，我以並不莊重的態度注視他，有時便會覺得頗堪玩味，如果我告訴他說，我不很了解於他所闡解的真理，或者他要停止未發揮完的議論，不歡地走去；幸而我不致於這樣做，我知道這樣也許要引起友誼上的裂痕，然而我却從沒有料到這言語和我的朋友有些連繫。

我們的友誼決不是新的，但除了他的個性以外其他關於他的事情一無所知，我亦不求這解答，因為這在友誼上的幫助是很渺小的，而也就為此，那朋友不和我談在互相有關係的圈子以外的事，所以我們在情感上倒是很純潔的交往，不帶一點世俗氣質。但不是說我們之間，杜絕酒肉的享受，其實我那朋友就非常地愛好清亮的加皮酒之類，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就是在臨江的一家酒樓中。

很整齊的堤岸從樓窗眺望下去，雖是距離很長，却很清晰地擺在眼前，有幾株柳樹在發新芽了，一兩隻烏鴉空虛的叫着，使人想到要有幾隻燕子飛回才有興趣，我說：

「春天了啦！柳樹新生了嫩芽了！」
於是我那朋友就說有新生必有毀滅。我只「唔」了一下，表示疑惑，却忽然發了奇想：朋友並不是詩人，這樣頹廢的表現是不必須的，而況他的臉色在這時確很沉鬱，不似在轉述科學名家的定論的那安詳神色。那末，他會不會有什麼值得引起感慨的事呢！

不過僅僅只一會兒，我那朋友恢復了常態了，他說：

「年青的人總是想像春天的，因為年青人自己就是春天；他也是嫩芽，也是從人生的大樹上剛發萌的，可是，我有一次走在路上，總看見老年的人多於年青人，所以我覺得這也許是新生的時候過了，一切都要經過衰老的過程而死亡，以後雖然在學校裏，在各個大的場合中，滿是有朝氣的年青人充塞着，而我却不能忘記一個衰老的時代，是在等待這些豐美的食物被它消化，新生之後的毀滅，固是必然的結果，我只是在現在，才因它而感到空虛的悲哀！」

我默然了，朋友的言語的尾音，帶着淒愴的調子，我抬起眼睛，看那江岸的空闊，我覺得我那朋友忽然詩意太濃厚，多麼憂鬱的思想呵！什麼叫他感到了生之悵惘呢？而這對於像我們這樣的年青人，也該是一種有力的迫害，我不禁以微醉的眼光，盯着我那朋友，一點熱情在血管裏奔放着，我的睫毛似乎潤濕了。

朋友的頭，沉重地伏在桌，我說：

「你醉了嗎？」

他抬起頭，眼皮有疲倦般的鬆軟，苦笑浮在他的嘴角上了，我的心靈亦同時淒然

，沉默了一會道：

「那末，我們走吧！」

扶着他踉蹌地走下樓，我的脚步也歪斜了，勉強讓人力車送他回家，我自己頹然坐在另一部車上，迎面的江風吹來，我似乎稍微清醒，想着：這樣的情形是少有的呀！朋友不像是滿腔悵鬱的人麼？那末，我倒想知道他以前的事情，因為在這裏的朋友，只有他是沒有家的孤獨的年青流浪者。

不久，我那朋友病了，在病院裏，憂鬱的顏色我不忍看，匆匆地回到他的住處，預備爲他清理一點要用的雜物，窗外的天井裏，鳳仙花凄艷的顏色像點染了這裏的寂靜，我想到不久鳳仙花殘敗的飄零，不覺太息了，而且我又記起了「有新生必有毀滅」的言語。天空的灰色的陰暗，也濡染了我的心：「多麼一個沉悶的日子呵！」我說。於是我想若要休息，然而爲了子操，病在醫院裏的朋友，我却必須驅去這困惑的疲倦，爲他作一點事，這樣我暫時困頓地坐在那書桌前。

書桌上有一本托爾斯泰的「復活」，我想就看看書吧，但這「復活」却不是我所要看的，寂寞的感覺叫我翻他的抽屜，我開始翻了，中間的大抽屜裏沒有什麼，只是幾張焦黃了的紙頭，也有一兩枝秃筆；在左側的抽屜裏，也沒有看到什麼書，却發現了一些信札。

「我的朋友是孤獨的流浪者呀！」這個發現使我有了一種奇，因為我從來不曾聽說

他另外有什麼人。「那末，這些信是誰寫來的呢？」

疑惑在心底開了花了，我沒有什麼考慮便偷看了那些信，一封也沒有遺漏。

「天哪！我的朋友！」我竟不知道環境使子操跌負了比生活壓榨更重的心靈的担負，使他不得已地離開了家庭，飄流到遼遠的地方，所以，他沒有了家，也沒有了應有的溫暖的享受，而獨自個兒憂鬱，悲哀，悽惶。

「這即是『新生』麼，」我想：「一個年青人爲了自己的愛人，和家庭起了裂痕，終於於流浪在外，被父母以及家人所唾棄，而孤單地別了愛人，去向廣袤的社會求生存，想獲取最後的愛人的安慰。所以他苦惱，他懷念家鄉的一切與愛人的平安，他憂愁，悲哀，爲了生活的牢籠的打破；這便是他的生活的全部，可憐的朋友！」

也許他開始脫離家庭的時候，正懷着一個瑰麗的願望，這願望如同一盞明燈，指引他向一個理想的寬大的道路走去，然而生活現實的折磨結果，他感覺到了空虛的幻滅，他消逝了青春，而於是他頹廢了。

這樣，我的朋友黯淡的生命，似乎在我的眼前如同微弱的燈火熄滅了般地無光了，黑暗了起來！

我默默地走出了他的屋子，我在想，在想這個朋友將來會走入怎樣的一個命運，雖然我看見他是在頑強地反抗，他認得清楚社會與他的敵性。

朋友沒有好，並且失去了知覺，醫生告訴我們已經沒有了希望，我們看着他那張蒼白的臉，無力的眼皮微闔，呼吸微弱，慘白的唇在顫動，死寂的空氣，包圍着這一間純是白色的病房，我焦急地喊他：

「子操！你怎麼了？」

回答的是長長的太息，可是極其微弱，彷彿他的生命力已經發洩完了似的，可是他眼睛並沒有睜開，他的太息，乃是錯覺中的另一件事的抒發，他僅僅是在病態的世界裏，探索生命最後的一瞬，我淒然了，一種冰涼的感覺，在心裏像含在口中沒有融化的雪塊，淚又流在頰上，我不敢再看他，在不久以前還是一個蓬勃的這年青朋友。我走向窗口，窗外也瀰漫了沉悶的灰色。

蘇君說：「你到那屋子裏去，將子操的東西搬到我家裏去吧！既是沒有希望了。」聲音是哽咽的顫抖，我從窗口掉轉頭，蘇君的眼也潤濕着，我低下頭，走出了這白的病房。

已經是第幾次了呀，我記不清楚：我來到這空寂的屋子。薄薄的灰塵罩住的一切，我看見了灰色的象徵，我激動地走進去，撲在桌上，彷彿心胸裡抑塞了什麼要吐瀉一樣，我想哭，爲這不幸的孤獨的朋友，可是感情不許我哭，我想到那剛強的子操，他從沒有流過一次淚，爲他哭麼？我不是一個懦弱的朋友！

於是我開始清理他的什物，很仔細地包紮了他一大束的信件，這記載着生命的痕跡的惟一紀念品，房子歸着好了，除了零亂的文具與書籍，除了兩只衣箱與行李，其餘的都是租借的了。心裏一陣空虛，這空虛像一條蛇，在緊緊地纏住我的心靈，一個力的搖撼，我幾乎忍受不住這悲哀，我將頭埋在雙手裏，儘量地讓熱淚傾瀉着。

這樣坐着已是傍晚，我一直是在迷惘的感覺中，到房東太太走進這房裡，我才驚覺。

房東太太是一位慈和的中年人，她遞給我一封信，問我道：「徐先生還沒有好一點嗎？」

我淒然地向她笑了一下，搖搖頭，這位中年太太，她輕輕地嘆了一聲，便走了。

那信上是娟秀的字，我的眼跳動了一下，沒有思慮地便拆開了，呵，又是一封向子操的生命宣佈結束的情書麼，那可憐的朋友，我以極鄭重的心情讀着它：

子操：

我已經考慮了兩個星期，可是，我完全不能了解我自己的心情，我會經向我自己說：「爲了我們的自由，我們的結合，是任何力量也不能分開的。」可是，這已經成爲了歷史的語言了，無論如何，那在我只承認是一時的激動，一時的感情的激動呵！

接到你的信，我仔細地讀了它，我更仔細地想，然而顯然的，在我們的思想之間，有了可怕的分歧，這分歧使我得到了新的道路，我覺得我們的見解完全不同，那末，強合實在沒有必要。在前一封信裏，我告訴你說：「無論如何，在各方面情形下，我們已經完全失去了結合的可能！」這句話，乃是我們之間，真正合理的解決。

你不要灰心，我很感謝你的好意與熱情，這會使我永遠不能忘記，爲了我，你拋去了可愛的家庭，離開了故鄉，而受到流浪孤凄的痛苦，可是，子操！我不能承認這是我的過錯，或者可以說，這應該你自己負完全責任，我並沒有贊助你

的與家庭決裂以及出走的舉動。

沒有什麼別的意思，子操，我已經在父母主持之下訂了婚，我於這沒有什麼不滿意，不過，對你，似乎有一點歉意而已。但是，反轉來說，這或者對於你的生活，也許會有一個好的轉變，在你爲了生活的掙扎與自由的權取的遭遇裏，我可以使你減輕了一點負擔，子操，我不是一個值得留戀的人，而你正是一個有爲的青年，我們的一段像夢樣的故事，請你將它結束了吧，而我也將像對於夢一般地忘去。如果有人睡罵我，我也願接受，爲了我們各自的生命的前途，你的環境，以及我的思想，既成爲可怕的分歧，倘使沒有坦白的表示，這痛苦將是更殘忍的。別了，我的朋友，在最後我願意這樣稱呼你，因爲在我的生命史上，也許還需要這樣的一個朋友存在，朋友，假若你願意參加我們的婚禮，我或者可以爲你預備一杯甘美的酒！祝你

好！
^ x x 上 ^

「完了，一切都完了，愛人，家庭，生命！」我頹然地站起來，我不忍帶着這個消息到病院去，我悄悄地扁了門，我一個人回到家裏。

我將那封信放在抽屜裏，「讓那殘忍的消息永遠在羈押中吧！」而我也沒有再到病院裏去。

第四天，蘇君跑到我家裏來了，沮喪的神色，我已料到應有變化，我們握着手，默對半天，蘇君說不出話來，怔了一下，我說：

「怎樣？子操完了嗎？」

我說：

「完了，」蘇君喘着氣說，我們的音調都變得愴然。於是我將那封信給蘇君看，

「子操憧憬着新的生活的展開，可是他終於在這樣的夾攻下毀滅了！」

我們一同走在向醫院的街道上，柳樹已禿了牠的枝幹。

黑的精靈

王再湘

這還是去年冬末的夜，我在一家小型的私人俱樂部裏贏了錢，侍者還給了我喝一杯用曼陀羅花釀成的酒，我被這下流的享樂弄得很愉快，微醉的離開了這沉迷在紙牌裏的友人們，獨個兒有些小紳士的氣派在街上走，街燈在平坦的黑色道路上閃着金光，眼前的夜色似乎使空氣變得柔和，我很得意於今晚的好運，把步子放得更輕鬆些，從市政廳的牆角轉過去，迎面的我看到了一個年青的女人，在一間作着夜市的烟店裡買着煙捲。

她全身浸在黑夜裏，從她輕飄的黑色長髮向下看，黑的蛇樣的衣裳，黑的絲手套，黑的絲襪，在月下發光的黑色軟皮靴子，並且依稀的我還看見她嬌艷的臉上還隱着黑色的面紗，掩着她松脂般發亮而動人的大眼睛。

這黑色女郎的神秘的美很使我吃驚，像是在印度的森林遇到一個白衣女神那樣的幻夢的感覺，我定住了腳，呆看着她圓滿的紅唇裏吐出淡藍的霧，我剛在看見她買的是一種名叫 *Junk* 的紙煙，這是和她這樣美麗的身子很不相稱兇強而且低劣的煙捲，應當是屬於資本社會裏第四階級才吸的煙草，這使我對她發生了更濃厚的興趣。我愚蠢的跟着她穿過一片廣場，在靜寂的沙石路上，她像是發覺了我，突然的扭轉身子。

「你追逐着我幹什麼？」她用英語對我笑着說：「你們中國人對於女人都是溫文

的傻瓜，你何不粗魯的趕到我身邊來？」

我不能不向她春水似的笑容表示謝意，她的流利的英語使我瞠目了，我紅着臉向她道了「晚安！」

挽住了我的手臂，像把我當了她適宜的同伴似的，我的脈搏跳得很利害，陪着她走到這城市最能享受異國風味的街道，她引着我走進了她的私室，這是間佈置得很玲瓏的小房，有些淡紅的鮮艷的歡悅，小茶几上放着三個美國水手合攝的照片，像眉上顯着「給我們合衆國海軍的小鴿兒」的潦草的字，這使我對她的身世了解了一半。

她遞給我一支呂宋的上品雪茄，以後毫無顧忌的換上了她的睡衣，當她半裸的肉體映進了我的眼睛的時候，這一種駭人的女性的姿態的銷魂的美，幾乎使我昏迷，但她却安閑的燃上烟捲，仍舊用着英語和我談起來。

「我有三個月不曾接觸中國人了，當然今晚你是我喜愛的客人。」她的話簡直無恥而且不遜，但那時被她風魔的美麗屈服了的我，除了慌張而喘氣之外，實在再不會想到別的。

「你會說法國話嗎？」

「不會，」我笑着說：「英語我尙且說得很勉強。」

「你應當學習些，」開她始躺在我身邊，並且傲慢的把赤着的透着雕塑的線條的美的雙足放在我腿上：「英國口音俗得使人不耐，漂亮的歐洲人都喜愛法文，我愛法蘭西！」

我很懷疑她的國籍，我起初當她是日本人，這是我從她「你們中國人」這句語氣

來推測的，但在習慣上，現在我斷定她不是。「你的故鄉是……？」我低聲着問。想不到我這問語會引起她的傷感，我在她嘴唇的弧綫上劃了苦笑：「我的生活像一個悲苦的靈魂巡迴於世間，如夢般的混亂但也很充實，我和你在一塊兒還不到一小時，但是你探索到我的心！」

「告訴你，」這黑色女郎喃喃的說：「我的故鄉在中國的北部，我的父親是黃河北岸的田主，每年秋深我們可以收穫到山積的燕麥和高粱。不知那一年，我只記得也是收穫的季節，我忽然熱愛了一個牧童，他的棕色皮膚和魁偉的體格打動了我，我誘惑了他，但到了最後一着時，我却離開了，我覺得一個田主的女兒不應屈身於一個看牛的賤奴手裏，這便這小東西發了狂，他設法引我到一塊荒涼的皇室陵地裏，用樹藤縛住了我，逼着我順從，並且恐嚇我，他將剝光我的衣服，用牛來殘踏我。」

「當然他破壞了我處女的琥珀般的晶瑩，但我却拚命的咬下了他手臂上的肉，讓他鮮紅的血滴在古老的青石上，兒時的記憶真是愉快啊！」這惡毒的美麗的女人，把她口裡的殘煙吐出來，繼續說下去：「隔不多時我的父親覺察了這事，他把牧童擄走，把我送到遼遠城市裡教會女校去。」

「你想我這樣的人怎能和一羣失却常性的尼姑同處，」她忽然狂笑起來，像一個魔鬼戰勝了宗教的光輝那樣煥發的笑聲：「你想我會成天去唸『聖母瑪利亞』嗎？我像一隻小鳥兒飛去了這寺院，也再不回到父親那裡去，獨個兒溜到哈爾濱。」

「想不到你從前還是個帶着黃土氣的鄉下的村姑。」我搭訕的說。
「那北方的大都確蓋滿了冰雪，但我却過得很柔溫，一個沒落了的白色俄羅斯的

貴族愛上了我，他在拿破侖時代是騎兵大尉，當他粗壯的胳膊緊抱着我的時候，我感到愛的緊張揭動着我的心靈。他不但是武士，並且是詩人，他把俄羅斯光耀的往昔描畫給我聽，聖彼得堡莊嚴的宮殿，飄着異香的斯拉夫族的美姝，大教堂裏數千白衣僧侶的膜拜，我真感到幸福，我想我現在是個貴族的太太，將來復辟後是一個輝煌的國家騎兵大尉的夫人，但不久，像一段噩夢似的，他又愛上了一個白種女人，他欺騙了我，而我豈是被一匹這樣的蠢熊欺騙的人。」

她像需要提一提神，倒了一杯紅色的酒喝乾了說下去：「我私下的拿了他的手槍，終久給我得着了實據，但他却並不懼怕我，用着輕藐的口吻說：「一個祇配做我農奴的妻的女人，夢想嫁給一個俄羅斯的騎兵大尉，哈爾濱的嚴寒把你凍昏了！」

「我忍受不住這種侮辱，」她說：「你這流放的囚徒，莫斯科煉鋼廠的火還不夠把你華麗的夢焚毀？數十萬反叛的亂民還在搜尋你的屍首呢，騎兵大尉的徽章將成爲你的墓碑了！」這能咆哮的立起來想撕斷我的頭髮，但我手槍裏的小火星却穿進了他的胸膛。」

「這是靜淑的，受着閨閣儀態的教養的東方女性中所罕見的。」我沉默的說。

「我逃到南方，和一個鷹鼻子的猶太人住在一起，這傢伙連吃塊麵包也要替他的財產着想，但在我身上却浪費了許多錢，你看」她揚一揚她羊脂似的頸項：「這就是從他吝嗇的錢袋在挖出來的鑽石礦。」

「現在我的青春正狂熾着，」她竄起來着了繡花的拖鞋在室內打圈：「我知道享樂，縱情的享樂，讓肉慾的滿足填補我精神的饑饉，我瘋狂的喝酒，讓下等煙草的毒

霧麻木我自己。我知道我已發誓祖國的人類所遺棄，但我也設法來遺棄祖國，我勾誘着美國水手，原因不單是他們的金元使我迷惑，他們粗大的身體和人類殘餘的蠻性也是我的下等烟草呢！」

她在鏡子裏看看她嬌媚的肉體：「我甘心永遠的墮落，我需要這樣暴虐的生活，你看我，我是多麼的無恥，多麼的美麗呀！」

我感到我支撐不住，急急的奔出了她的房門，這個酷愛自由和罪惡，仍願拋棄祖國的懷抱，美麗而且精緻的小精靈，使我在傷害了熱病似的，覺得頭頂有片烏雲壓下來。

櫻子姑娘

祭冷芳

櫻子姑娘笑了，很斌媚地，笑得那般甜美，彷彿她送了一粒沒有核的紫葡萄給我，到口便化成甘香的汁液了，我到如今還憶記那桃花般的笑靨。

我常對她說：你的名字太奇怪，是那麽富於日本風味，她只是無言地笑着，不加意見或什麼感想，如同這名字的意思，是不必深味的，我於是就說她雖像一朵花，却不愛說話，真是太不巧了，這才使她的自尊的少女脾氣起了作用，她說：

「你這人真像一把火，連石縫裏的螞蟻也要給烘出來。」
說了便俯着頭看那桌上的花，帶刺的玫瑰。

「你愛玫瑰花麼？」

「那自然！」她像回復到了一個記憶裏，於是她覺得這是當然的事，立即她便發覺了我是一位陌生的病人，並沒有與她共同在記憶裏生活過，兩頰不禁因失言而緋紅了，且解嘲似地問我：「可是，玫瑰爲什麼插在瓶裏？」

我乃告訴她，我很愛玫瑰，因爲它正像帶刺的愛情，雖然甜蜜，可是不免有苦惱，我又說我有一個朋友因爲失戀而絕望地結束了生命，真是不幸的事情。

她呆了，一對烏亮的眸子看着我，漸漸閃出了淚光，她輕輕地喟嘆着：「是麼？」

可憐的年青人！」

我也默然了，爲了櫻子姑娘莫名的感傷，我知道她或許有別的心情因此而觸動了，我深悔自己的言語太魯莽，對於一個年青的少女，這是一個不好的刺激，我低了頭，慢慢地說道：

「櫻子姑娘！你的情感太豐富了。」

她像不好意思地笑了，說：「你說我什麼？」

我沒有管她問我的意思，我接着告訴她：「不過，我不喜歡像你那樣的名字。」這回她天真地仰起臉子來了，且大聲地笑着。

「你爲什麼這樣好笑？」

自帽沿下的那對明亮的眼睛，像溶化了一粒甜密的糖，笑顏從那兒漾在面頰上，沉默了一會兒，她才告訴我：這名字是她母親給取的，她可不管別人喜不喜歡那名字，既是母親這樣叫她，她就要永遠地像愛母親一樣地愛自己的「櫻子」，末後，她說：「名字是我自己的，我爲什麼要管別人愛不愛的呢！是日本風味也好，或竟是俗不可耐也好，我若是沒有厭棄它的意思，誰也管不了我呀！」

「那末，你的母親呢？」我的意思是想知道這女孩子的環境怎樣，便沒有思索地問道。

「母親，她早去世了！」櫻子姑娘說，聲音是帶有悽愴的微顫，淚光又在眸子裏閃耀起來。

「對不起，櫻子姑娘，我太粗忽了！」

「先生！醫生說過，你不能說太多的話，你今天似乎比以前興奮。」說着把溫度計塞在我嘴裡，記了度數，回身走了，站在門邊又斌媚地笑了一下：

「先生！我說你有點囉嗦，是不是？你爲什麼那樣愛管別人的事情呢！等會兒見！」

「等會兒見！」我的言語溶化在她健美白衣的背影中去了，我愉快地說：「上帝祝福她，這年青的女孩子，願她永遠在人羣的熱愛中，滋養她豐富的生命！」
太陽從樹隙間射來，我安適地睡了。

二

幾個月的光從白色的窗櫺邊悄悄地溜過了，沒有聲息的，且沒有一點痕跡；病院裏無色的寂寞，任心底開了透明的舊蕾，我能做些什麼呢，除了憑窗看那禿了頂的樹枝，從北風裏瘦削下來，慢慢地彷彿生命的甜汁枯竭了，灰空裏顯得意外的蕭條與孤獨。

瓶裏的桂花代替了玫瑰，清香的氣息使我回憶到青春的濃郁了，而這桂花也快要凋萎了，年青的姑娘呢，於是，我又想起櫻子了。

我記得她告訴我說：「先生！你說的是對的，我們有我們年青的生命，濃郁的，而且有力的，爲什麼要葬在沒有生命的白色墳墓裏？我要奮鬥，我要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她的態度很激越，憤懣與抱鬱的火焰，在好看的眼睛裏燃燒着，放出異樣的光彩，我不知道她有什麼希望，可是我想得到她有許多年青的想像，因爲她雖然斌媚柔和

地笑，而有時總要嘆息，於是，我說：

「姑娘，年青的人不應該有憂鬱，要像壯健頑強的孩子，活潑，無忌，放縱，發刺！」

她沒有出聲，悄悄走到窗前，看那灰霧迷濛的早晨，噙住晶瑩的淚；可怕的沉靜。

「難道你還在想自己的母親嗎？」低低地問。

我亦默然，一個可怕的寂寞的歲月，在沉穆地浸蝕這少女的生命，孤獨吞噬着她的心靈，我的眼睛爲這姑娘的悽哀潤濕了，我勉強抬了頭看她那健美的背影說；

「那末，請爲我唱一隻歌！」

這少女會唱動人的歌子，她告訴我，她的母親會奏鋼琴，她爲母親唱歌，衰弱的母親常喜歡得流淚！在病中，母親更愛聽那清脆的調子。

「在臨死的時候，母親掙扎着爲我彈琴，她說：『世界裏只有我們是浸潤在孤獨與悲哀裏，孩子，唱歌！我的心已經破碎了，且僵硬地各成小塊，不相連續，讓你曼妙甜蜜的歌聲將它們融合着吧！是的，我要在心靈歡融中死去！』母親說時雙頰在憔悴蒼白裏緋紅了，我偎依在她懷裏唱着，我說，『母親，你不能死。我沒有地方去！』我哭了，母親反而笑着：『孩子！你有你年青的世界，你應該勇敢地走進去。』夜晚，母親安靜地睡着，我唱歌，可是她永遠不再睜眼，永遠不再諦聽世界的歌聲。」

我在寂寞的夜晚，請櫻子姑娘說故事，於是她開了窗子，看那碧藍的天空，有許

多閃爍的繁星，她說她沒有故事，她講了母親死去的事情，而後，她啜泣了，她說她要永遠不再唱歌。

可是，我請求她，她唱了；仍然背着臉：

「千尺流水，百里長江，煙波一片茫茫！

離——情別意——，隨波流去；

不知——流到——何——方？

.....

我擒住同情的淚說「好！」她哭了，她將頭埋在臂灣裏，許久不抬起來，銀色的月光，洒遍了她的身上。

三

這以後，櫻子姑娘便在我的病房裏消失了影子，我向給我談話的醫生楊君問道：

「櫻子姑娘呢？」

「病了，啊，是病了！」楊君淡淡的說，我的眼前突地現出兩個影子，一個是活潑健美的，一個則是憂鬱神傷的，它們在眼裏交錯着晃動，漸漸地放大了，一蓬憔悴的頭髮，向我的面前推擠來，我幾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神地叫了一聲「呵——」

楊君淡淡的笑了一下，便輕聲吩咐另一位看護婦，我閉着眼睛沒有看他，我在想：「怎樣使這孤獨的女孩子，在病中得到一點親切的溫暖呢？」

那看護婦走到我床前了，她叫我吃藥水，我沒有答應她，只是說：「櫻子姑娘怎

麼病了呀！」

「櫻子姑娘麼？」她開始在房間裏蹣跚起來，皮鞋窸窣地，聲音怪響的。「她真是一個脾氣驕傲的小姐，這回病了，也許是爲了什麼不如意的事，誰敢去問她呢？沒有人知道她除了看護病人以外，還做些什麼，或者，天氣是深秋了，是一點感冒吧！」

我點了點頭，我完全知道櫻子姑娘在這裏受到的冷過了，我注視着那看護三角形輕鬆的臉子，她還在哼着歌曲，一會兒，她又說了：

「櫻子姑娘最不遵守醫生的話了，她不是常和病人談話麼，而且，她要談她的母親，甚至於告訴別人母親是怎樣的死去，她還唱一些悲涼的歌子，你想……」那看護婦看到我的臉色了，我的確是沒有一點對她的言語同情的表示，於是，她反問我：「先生，她告訴你一些什麼沒有？」

立刻我覺得這女子給我的祇是憎惡，我執拗地對她說：

「對不起，小姐，我要睡了！」

那看護失望地輕輕的走出去，顯然她也一樣的不愉快，可是，我沒有管她，我祇是在想櫻子姑娘還要廣續遭受的命運是什麼！我將自己的病也忘記了，對於這一個孤獨的女孩子，我寄與了無限的同情與熱念。

我乃想起了櫻子姑娘那麼嬌媚的笑，那麼輕俏的言語，那麼溫柔的撫慰，我想：「她愛母親，也能愛一切的人，她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孩子呀！」

可是，春天在櫻子姑娘已是殘餘的了，我將要看到無情的風雨，殘暴地摧毀她的

青春之力。

四

我不願再和那看護談話，雖則那看護很溫柔地安慰我，且慇懃地來去，她告訴過我她是姓李，她并且告訴我說：「先生，你的肺病，沒有關係，在這兒養病的，多半都是很健康地出院，你祇要安靜地休養，健康是很容易恢復的。」

我只笑了笑，說：「謝謝你。」

但是，現在我真的有些不願住在病院裡了，彷彿櫻子姑娘的病，給帶去了一切，病房所有的溫馨，甜美都消失了，每天。我都是沉悶地浸潤在憂鬱的氛圍裏，我開始感到病院灰色的寂寞，白色的冷淡，不可言說的可怕的沉靜，我想出院，我憧憬着病院以外的世界了。

我也紀念着那櫻子姑娘，那活潑嬌憨的影子，因為她病了，乃益在我的心底縷刻着深刻的痕跡，我並沒有為自己的病而憂慮，可是我却暴躁地向醫生楊君問道：

「我的病怎樣了呢，這醫院的寂寞，我可真不能再忍受了，我想出院，你看可以嗎？」

的確，我感到了一種不安的侵蝕，我的精神被櫻子姑娘的遭遇遮上了一片黑影，我失望，連一個醫院，也沒有，一片安靜無擾，平等幸福的生活麼？而實在的，櫻子姑娘因為孤單，因為驕傲，於是她乃被棄於同儕，她被歧視，她得不到溫暖的同情，她被冷落，她沒有一個快樂的追求的可能，那一次她曾經告訴我，她想讀書，她忍受不了這些冷遇，她想往別的地方去求得一點理想的安慰，可是我告訴她，任何地方都有

不平的事情，最後我說：「只要奮鬥，不幸的墳墓不會埋葬你年青的生命的！」

她感動了，她說我是一個最好的病人，她沒有一個朋友，她完全沒有與外界有過接觸，她在母親懷裏長大，她在孤獨寂寞裏生活，她感到平凡的日子使自己會失去寶貴的青春，她懼怕不久終於會沒有了生氣，她一定可以失去靈魂，因為她感覺得生命意外的麻木。

我因此非常紀念這女孩子，我祈禱上帝給她幸福，祝福她永遠有鮮花一樣幸運的日子。

在一天早上我問那姓李的姑娘道：

「現在，櫻子姑娘的病好了吧！」

「櫻子，她的病快好了，大概過幾天就可以工作了。」

我頓時高興起來，我不自覺地說道：「是嗎！姑娘，她真的可以工作了嗎？她的健康足以應付這工作了嗎？」

果然在一個黯淡的下午，淡淡的太陽快收歛它的光彩了，從門邊，櫻子姑娘走進我的房，我歡呼着：

「上帝在上，你恢復健康了。」

顯然地她已經消瘦了許多，甜蜜的笑意沒有了，嘴唇蒼白地，眼睛也像疲乏似地無力，她說：

「謝謝你，我好了？」

聲音低緩，而且輕微，她的活氣完全被消蝕了似地，我愕然地看着她，不禁有了

太息。

「先生，你太息什麼？一場病使我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觀，你一定很歡喜，先生，我今天要和你多說一點話。」

櫻子姑娘坐在桌旁的椅上，她蒼白的嘴唇抖動着，彷彿爲了要吐露出一點笑意，她對我訴說病裏的淒涼，她說她更常想念母親，可是，現在她却一切都看得很清晰了。

「先生，我已經不再想念母親了，我不再那樣傻，我要盡力地使自己快樂，盡力地使用自己年青的生命力。現在，我看到一個美麗的夢在向我招手，先生，我一定盡我的力量攫住它，是不是？」

櫻子姑娘的頰上因爲興奮而泛起紅色，且說：

「你的好意，我真感激，是的，不錯，我要爲自己幸福，用自己的力去追求！」

五

我要出院了，可是，那姓李的看護又代替了櫻子姑娘，我奇怪地問她，她說：「她走了！」

我黯然，我知道她一定要走這一條路，我祇有希望她能夠找到幸福，回頭我看了桌那上的桂花，已經完全萎謝了，眼前，又現出櫻子姑娘嬌媚的笑臉。

父女

巴賈

黃昏，太陽溜下了屋簷，老王懶散地回了家，他想起在家鄉的情景了，「倘若我這時正從田裏回來！」他想。於是在他眼前現出了一片廣闊的田野。

太陽溜下了山坡了，老王就一屁股坐在門前休息，一管長旱烟管叼在嘴裏，看那青烟圈兒島島地幻散，心中空闊得像海，一點甚麼值得想的事情也沒有，把小牛喊出來，看他要不要聽故事吧，可是，這孩子厚皮，喜歡打破沙鍋問到底，不好圓說。

於是老王只好獨自坐着，想些不相干的笑話，一個人笑起來，甚至一個人說話，那閒散在旁人看起來真像有一點詩意，可是在老王就覺得有點無聊。

煙抽得嘴唇會焦起皮來，四月的天氣，和現在一樣暖和，老王就站起來抖抖衣服上的灰塵，走進屋裏去，一股霉味是慣常的鑽入鼻管，然而老王總覺得有那末親切，而現在他除了回到屋裏直挺挺睡在床上以外，別的甚麼都不惹眼，不討人歡喜。

如果覺得剛才想的笑話，確實還有一笑的可能，他就要拉起嗓子來喊他的女兒了：「蘭丫頭，我給你說一樣好笑的事情！」

每逢這樣一喊，蘭丫頭就知道是父親回來了，但總要撒嬌，在廚房裏不肯出來，總是說：「什麼笑話，一點也不叫人笑。」結果還是坐在父親對面的小凳上，帶笑地

聽着，於是老王就開講，講完父女兩個人一同笑，笑完了，蘭丫頭就說：「咳，小牛呢，要吃飯了呀！」

蘭姑娘只有十六歲，但是她懂事，什麼都像大人，洗漿燒火，那樣不能夠？而且，那眼睛靈活的像會說話，老王的老伴早就死了，沒有大兒子，除了小牛那鬼頭，這丫頭是老王家的靈魂。

老王想呆了，許多村人稱讚蘭姑娘的話都鑽進耳朵裏，他彷彿在對那些誇獎的人笑了，並且說：「那裏，那裏，小孩子懂得什麼？值得那樣誇獎！」

在平時，會一手撫摸着小牛的青皮腦袋，這時，他不自覺地抬了手，但他明白自己身邊的小牛死了，再沒有那末個兒子接香煙，雖則小牛以前儘管是那末頑皮。

「這是命，蘭丫頭，這是命！」小牛死了，蘭丫頭哭，他也哭，但是不聽不安慰女兒，而結果總是一起哭起來，老王不能不從這裏想到自己的老伴，以及自己年青時候盛旺的人口，如今，只剩了兩個人，蘭丫頭和自己。

「倘若蘭丫頭也走了呢？」老王不禁惴惴起來，這是一定的，蘭姑娘總有一天要走，那末，只有自己一個孤老了，這樣，老王就更其把蘭姑娘珍貴得像寶貝一樣，他希望姑娘一直陪伴他到送終，但又不忍將蘭姑娘的好日子誤過，那將來是要後悔的。

他忘了自己的辛勞，忘了自己的田地，他甚麼都忘了，只記得蘭丫頭今年已經快十七歲了，人長得體面，又孝順，又伶俐，要討去做媳婦的多了，這怎麼辦？他想要是今天從田裏回來，自己女兒還只有十三四歲，那多好，很可以安心地過幾年快活日子。

一切都不如所想的那樣好，老王顧不得嘆息，一脚跨進了自己的破板屋，低頭坐在床上，悶悶的不做聲。

「爹，又想什麼呀？」

蘭姑娘一問，老王便抬起頭來笑了：「沒有什麼，我們吃飯吧，孩子！」

二

「如果一個人平平安安地過了一生，那才是怪！」老王就常常這樣想，所以，老王不感覺到一生的困頓、窮苦值得遺憾，他有一撮些微的鬚鬚，年紀五十多了，究竟是莊稼人，身強力壯，在城市裏作苦力，他也認爲這是命，被迫從家鄉裏跑到城市裏來，也認爲是命，可是蘭丫頭她却常常說：「哎，在鄉下多好，又清靜，又快活，那裏像在這裏，關在籠子裏的鴿子樣的。」

「唉，孩子，那裏不是吃飯！」老王回答的就是這。

倘若蘭姑娘再問：「爲什麼要到城裏來，爲什麼不要自己的田，自己的房子？」而且她還要逼着老王回答：「爲什麼我們把牛賣了，那又忠實又好着又勤快的牛？」

蘭姑娘和牛做朋友已經有好幾年，近來是小牛在放牛了，可是不久就賣掉，蘭姑娘爲了捨不得還掉了幾點清淚，到如今提起還有點牙癢癢的。

提到賣牛，老王自己確也是忍痛做的事，一個莊稼人，吃牛的，穿牛的，誰願賣掉它，當日，老王爲這事難過了多少日子難得記清，但是他記起牛的時候，比記起小牛——自己的兒子還多，蘭姑娘問起來，老王必定非常懊喪的低下頭嘆息，於是蘭姑

嫌疑說：

「爹，你也捨不得賣牛是不是？誰叫你糶裏糶塗就賣了，我們要是還在鄉下，還有牛的話……」

說到這裏，看到老王沉默着不做聲，以為是疲倦了就停住這話不說，叫他去睡，但老王却在這時候又執拗地問：「要吃飯，有什麼辦法？」

蘭姑娘自然不明白：「要吃飯？我們種的是什麼？」

老王看這孩子的天真，便撐不住笑起來，雖然自己以前過了許多苦日子，也覺得還滿足，直到現在到像牛一樣的做苦力，一點也不會埋怨。

爲了這，蘭姑娘一見老王就有氣，因爲他那末不在乎把在鄉下的家產了，但是老王自己想：「我能告訴她，我們要受那末多的管頭麼？要交租，要交稅，要化肥料本錢，天旱，漲水，兵荒，唉，逃出來一條命就值得，何況我們一家人都沒走失，小牛進城以後死了，這是命，是命！」

於是老王告訴蘭姑娘說：「我們那牛生病了，不久就不能做事，早些賣了還要好些，」另外又騙她說：「城裏比鄉下有出息，錢容易賺，要那些田做什麼，現在，那裏只能走馬，只會長草，再也長不出麥子稻子來！」

但逢老王這樣說，蘭姑娘就撇着嘴唇不高興，因爲她真喜歡那牛，真喜歡那家，那田地，雖然她記得有一個姓黃的地主的少爺很不規矩，愛和年青的姑娘們玩笑。

一天的過下去，蘭姑娘漸漸知道父親的愁苦，她不再向老王問起牛，連說田地，小牛弟弟的事都不提起了，她知道現在要吃飯很不容易，她更憐惜父親一天到晚的

勞碌，她不把一些事情去問他，只一個人在家裏想，想不通就丟開了，老王回來，要
不想睡，發一塊兒談些天南地北的事情。

三

黃昏吃了晚飯以後，老王就要到茶館裡去，他新近在城裏許多苦力的夥伴中學會
了賭博，學會了淘酒；因此蘭姑娘在家裏一個人往往是寂寞得想睡覺，但是老王必須
要深夜才能回來，她要等候父親，於是她只得獨自坐着。

小姑娘是不耐寂寞的，他便常常在老王不在家的時候想着自己的家鄉，她不知道
要痛恨誰才好，老王總是說：「要吃飯，有什麼辦法？」但是爲什麼不讓他們在家鄉
裏平平安安地吃飯呢，她以爲應該怪天，怪那地主的少爺，因爲她只知道這些都是令
她感到可惡的，譬如老王就總是爲了下雨或出太陽咒罵天不知好歹，看見了地主的少
爺和年青的姑娘們玩笑就吐唾沫。

城裏住的人都是緊靠着的，蘭姑娘並不乏人談天破悶，可是蘭姑娘近來頗不願跟
那些鄰家的主婦或者太婆說話，因爲這些人開頭就說：

「姑娘，你真體面，真能幹，怎麼還沒有婆家呢？」

這話在老王面前也有過，老王總是說：「還早哪，年紀還輕哪！」等等，像非常
不願聽似的，蘭姑娘便也不喜聽了，今天夜晚，隔壁一個張家大嫂——年青的婦人到
蘭姑娘家裡來了，她有一個胖胖的身軀，頭髮是梳得很光潤的，鼻眼都沒有特點，一
張扁臉平平常常，她說話時，嘴裏便露出一顆金牙，據說這是好看，蘭姑娘却覺得極
其醜陋，她走進門來就說：

「你爹還沒有回來呀？你一個人不冷麼？」
蘭姑娘總是笑着招呼：「是的，張家嫂子！」

張家大嫂是天生一張會說話的嘴。許多話說出來都令蘭姑娘聽得很有趣，譬如她說城裏人都燙着頭髮，都穿沒有袖子的衣服，男人挽着小姐的臂膀走，等等的事情，蘭姑娘便覺得城裏並不是不如鄉下，是自己沒有看到好玩的事，蘭姑娘也就高興起來，她告訴張家大嫂道：

「我們從前住在鄉裡，那裏田都是一大片一大片，好玩得很，沒有事我就牽着牛出去玩，有時一個人跑到林子裏檢些各樣的好看的葉子，或者檢些柴回來。」

她告訴張家大嫂每逢播種和收穫的時候多麼有趣，多麼熱鬧，她告訴鄉裏有許多迎神賽會，還搭台唱戲，過年玩龍燈，天旱的時候還接龍王，總之她把鄉裏好處都說完了，最後她還說：「我真想再回去看看，看看我們的田有沒有人種，看看我們的牛賣了之後還會不會一個個跑回來，因為從前家裏有一隻狗被人捉去了，末後到底又偷偷地回了家！我們那裏還有好些熟人呀！」

張家大嫂聽的時候也很有趣，不時還插兩句嘴，因為蘭姑娘說得鄉下太可愛了，聽到蘭姑娘說還想回去的時候，她就問道：「那末，你們爲什麼到城裏來呢？」

「我不知道爹爲什麼要來，不過鄉裏的人到末了都出門了，只有幾家沒有田的人家。」

起先，蘭姑娘聽了這問話，不知道怎樣回答，她便這樣說了，一會兒她又道：「爹還說：『要吃飯，有什麼辦法呢？』他告訴我城裏的錢好賺些，張家大嫂子」

你說是不是？」

張家大嫂明白蘭姑娘和魏的爹怎麼上城裏來了，她便向蘭姑娘說：「唉，蘭姑娘，你不知道，那是你爹騙你的，聽說這些時鄉下的年成都不好，租稅又重，還有些鄉下鬧兵荒啦，許多地方都燒得草也沒有了，你們只怕也是跑出來的吧！」

蘭姑娘立刻憂愁起來：「那末，我們那鄉裡也燒了麼？」她忽然記起了鄉裏許多東西，連死去的媽的墳也想起來了，急得幾乎要流出淚來。

四

那天夜晚蘭姑娘想家想得睡不得，她想等老王回來問問，但一會兒又在做夢，夢見家裏和田間，都是一片紅的火光，最後燒到她的衣裳，她驚叫起來，那火原來是沒有吹熄的洋油燈，她嚇得不敢睡，一骨碌爬起來，坐在那裏怔怔地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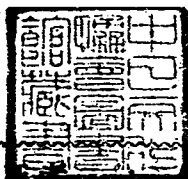
門上啄刺的聲音起了，還有老王的聲音在喊，她急忙去開了門，低頭說：「怎麼這時候才回來。」

却不知道老王這時已經爛醉，沒有答應她的話，一直跑到床前就遠遠的撲過去躺了，並且嘴裏還喃喃地說：

「好，我輸了，再來，再來，沒有錢，我把女兒押給你，來，來，我們再來！」蘭姑娘費盡了力氣，灌了一些冷水，老王才醒了過來，還吐了一大塊又粘又膩的東西在地上。

蘭姑娘道：「怎麼啦，喝得這樣爛醉！」

老王看了看蘭姑娘，哈哈地笑了起來：「丫頭，孩子，我賭錢賭輸了，把明天買



米的錢都押下去了，我發了急，一個人去吃了幾碗酒，別人都說我老王輸幾個錢有什麼要緊，家裏一個那樣好的女兒，但是，你想，我會把妳嫁出去嗎，噫，別做夢！」蘭姑娘發了急，推攔着他道：「爹，你怎麼胡說八道的？真的錢都輸了？」

「當然，還撒謊，我向來不會賭錢！」

「那末，我們還是回去吧！」

「回去，爲什麼要回去，回去更苦，在這裏錢容易賺些？你說是不是？」

「噫，別哄我，我們的家都給土匪燒光了！」

「瞎說，可是，不管那些，鄉裏沒有這裏快活，我學會了喝酒，賭錢，我不會着我祇曉得早上起來去做苦力，拿了錢回來吃一點粥。」

「但是，明天粥也吃不成了！」蘭姑娘氣憤憤地說。

「那有什麼辦法？」

「爹，你不是說到城裏來，是爲了吃飯麼？現在爲什麼我們還是少飯吃，你又那樣的辛苦？」

「那有什麼辦法？」老王頹然地說：「所以，我喝酒，賭錢，我不能去想那鄉下那許多田，那一頭牛，還有小牛也死了，我不能想到他們。」

「我們以前的日子過得好，但是慢慢地不好起來了，年成，命，有什麼辦法。」王接着說道。在他的眼前又現出了一片廣大的田疇，他從田裏回來，叼着旱烟，坐門口。

他呆了，蘭姑娘也呆了。

新 生 叢 書 之 十 四
楚 風 創 作 選

中 華 民 國 十 三 年 四 月 一 日 出 版

編 者 楚 風 編 輯 部

主 編 者 張 棻 芳

發 行 者 大 楚 報 社 發 行 課

漢 口 江 漢 路 一 一 三 號

每 售 一

82
448072
(2)



4
每册一角

67
233